# 舊唐書

三三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五上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良吏上



漢宣帝曰使政平訟息民無愁歎與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漢

代命官重外輕內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作三公世祖中興尤深吏術慎選名儒爲輔相不以吏事責功臣政優則增秩賜金績負則論輸左校選任之道皇漢其優隋政不綱彝倫斯紊天子事巡遊而務征伐具寮逞側媚而竊恩權是時朝廷無正人方岳無廉吏跨州連郡莫非豺虎之流佩紫懷黃悉奮爪牙之毒以至土崩不救旋踵而亡武德之初餘風未殄太宗皇帝削平亂迹湔洗汙風唯思稼穡之艱不以珠璣爲寶以是人知恥格俗尚貞修太平之基率由茲道洎天后玄宗之代貞元長慶之間或以卿士大夫涖方州或以御史郎官宰畿甸行古道也所病不能自武德已還歷年三百其間岳牧不乏循良今錄其政術有聞爲之立傳所冀表吏師而儆不恪也

韋仁壽雍州萬年人也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得罪者皆曰韋君所斷死而無恨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仁壽嶲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內附朝廷每遣使安撫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督寄聽

政於越巂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撫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爲牧宰法令清肅人懷歡悅及將還酋長號泣曰天子遣公鎭撫南寧何得便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爲辭諸酋長乃相與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又曰吾奉詔但令巡撫不敢擅住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入朝貢方物高祖大悅仁壽復請徙居南寧以兵鎭守有詔特聽以便宜從事令益州給兵送之刺史竇軌害其功託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遠略不時發遣經歲餘仁壽病卒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爲襄國太守武德初以郡歸款封東陽公拜邢州刺史貞觀元年累轉鄧州刺史州邑喪亂之後百姓流離君賓至纔朞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多有儲積蒲虞等州戶口盡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曰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疚是以日旰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唯以安

養爲慮毋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己自慙德薄恐貧乏之黎庶不免饑餒傾竭倉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絶食若朕奪之分命庶寮盡心臣救去年關内六州及蒲虞陝鼎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逐糧戶到遞相安養迴還之日各有贏糧乃別齎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加歎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或此遞相拯贍不慮凶年二則知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敦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言 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爲功最養戶百姓不恡財帛已勑主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其年入爲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九年坐事除名後起授虔州刺史卒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也隋大業中爲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元武縣與其鄰接有人以牸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產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允濟遂令左

右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此是女壻家牛也非我所知允濟遂發蒙謂妻家人曰此即女壻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元武縣司聞之皆大慙又嘗道逢一老母種葱者結菴守之允濟謂母曰但歸不煩守也若遇盜當來告令老母如其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允濟悉召葱地十里中男女畢集允濟呼前驗問果得盜葱者曾有行人侯曉先發遺衫於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能迴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政績尤異遷高陽郡丞時無郡將允濟獨統大郡吏人畏悅及賊帥王須拔攻圍時城中糧盡吏人取槐葉藁節食之竟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出爲幽州刺史尋卒

李桐客冀州衡水人也仕隋爲門下錄事大業末煬帝幸江都時四方兵起謀欲徙都丹陽召百寮會議公卿希旨俱言江右黔黎皆思望幸巡狩吳會勒石紀功復禹之跡今其時也桐客獨議曰江南卑

濕地狹州小內奉萬乘外給三軍吳人力屈恐不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之福御史奏桐客謗毀朝政僅而獲免後隋滅宇文化及至黎陽轉沒竇建德建德平太宗召授秦府法曹參軍貞觀初累遷通巴二州所在清平流譽百姓呼爲慈父後卒於家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北齊梁州刺史義深曾孫也祖騤散騎常侍父政藻隋水部郎中大業末充使淮南爲盜所殺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尚阻奈何輦轂之下便弃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自是屢承恩顧素立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復要貞觀中累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勒部相率內附太宗於其地置瀚海都護府以統之以素立爲瀚海都護又有闕泥孰別部猶爲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

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爲建立廨舍開置屯田久之轉綿州刺史永徽初遷蒲州刺史及將之任所餘糧儲及什物皆令州司收之唯齎已之書籍而去道病卒高宗聞而特爲廢朝一日謚曰平其孫至遠有重名長壽中爲天官郎中内史李昭德重其才薦於則天擢令知流内選事或勸至遠謝其私恩至遠曰李公以公見用豈得以私謁也竟不謝遂爲昭德所銜因事出爲壁州刺史卒至遠子畬初爲汜水主簿處事敏速有聲稱雖村童厠養之輩一閲之後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事母甚謹閨門邕睦累代同居每歳時拜慶長幼男女咸有禮節及妻卒時母已尤病畬恐傷母意約家人不令哭聲使聞于母朝夕定省不曾見其憂念之色士友甚以此稱之及母終過毀卒于喪至遠弟從遠景雲中歷黃門侍郎太府卿素立從兄子遊道則天時官至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薛大鼎蒲州汾陽人周太子少傅博平公善孫也父粹隋介州長史

漢王諒謀反授絳州刺史諒敗伏誅大鼎以年幼免死配流辰州後得還鄉里義旗初建於龍門謁高祖因說請勿攻河東從龍門直渡據永豐倉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既據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拊背扼喉之計高祖深然之時將士咸請先攻河東遂從衆議授大將軍府察非掾貞觀中累轉鴻臚少卿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塡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鹽魚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鐺脚刺史永徽四年授銀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卒有二子克構克勤克構天授中官至麟臺監克勤歷司農少卿爲來俊臣所陷伏誅克構坐配流嶺表而死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闕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

史也二十三年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滱水每歲泛溢漂流居
人敦願奏立隄堰自是無復水患永徽五年累遷洛州刺史時豪富
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願都括獲三千餘頃以給貧乏又發姦摘伏有
若神明尋卒弟敦實
敦實貞觀中爲饒陽令政化清靜老幼懷之時敦願復授瀛州刺史
舊制大功以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職俱有能名竟不遷替
咸亨元年累轉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時洛陽令楊德幹杖殺人吏以
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貴也常
抑止德幹德幹亦爲之稍減四年遷太子右庶子初敦願爲洛州刺
史百姓共樹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于兄之碑
側時人號爲棠棣碑敦實後爲懷州刺史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
篤子孫迎醫視之敦實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終不服藥垂拱四年
卒時年九十餘子膺福先天中歷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坐預竇
懷貞等謀逆伏誅

李君球齊州平陵人也父義滿屬隋亂糾合宗黨保固村閭外盜不敢侵逼以功累授齊郡通守武德初遠申誠款詔以其宅爲譚州仍拜爲總管封平陵郡公君球少任俠頗涉書籍貞觀中齊州都督齊王據州城舉兵作亂君球與兄子行均守縣城事平太宗聞而嘉之擢授游擊將軍仍改其本縣爲全節縣君球累補左驍衛義全府折衝都尉龍朔三年高宗將伐高麗君球上疏諫曰臣聞心之病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慈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矣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愛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于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方始平萬里廣拓南海分爲八郡終於戶口減半國用空虛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僻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

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爲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其有限之貲貪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旣滅卽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無聊卽天下敗矣天下旣敗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書奏不納尋遷蔚州刺史未行改爲興州刺史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嚴肅人吏憚之盜賊屏跡高宗頻降書勞勉時有吐谷渾犯塞以君球素有威重轉爲靈州都督尋卒官

崔知溫許州鄢陵人祖樞司農卿父義眞陝州刺史知溫初爲左千牛麟德中累轉靈州都督府司馬州界有渾斛薛部落萬餘帳數侵掠居人百姓咸廢農業習騎射以備之知溫表請徙於河北斛薛不願遷移時將軍契苾何力爲之言於高宗遂寢其奏知溫前後十五上詔竟從之於是百姓始就耕穫後斛薛入朝因過州謝曰前蒙奏徙河北實有怨心然牧地豐腴水草不乏部落日富始荷公恩拜伏

而去知温四遷蘭州刺史會有党項三萬餘衆來寇州城城內勝兵旣少衆大懼不知所爲知温使開城門延賊賊恐有伏不敢進俄而將軍權善才率兵來救大破党項之衆善才因其降欲盡坑之以絕後患知温曰弗逆克奔古人之善戰誅無噍類禍及後昆又谿谷崢嶸草木幽蔚萬一變生悔之何及善才然其計又欲分降口五百人以與知温知温曰向論安危之策乃公事也豈圖私利哉固辭不受党項餘衆由是悉來降附知温累遷尚書左丞轉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永隆二年七月遷中書令永淳三年三月卒年五十七贈荊州大都督

子泰之開元中官至工部尚書少子謨之

謨之神龍初爲將作少匠預誅張易之有功封博陵縣侯賜實封二百戶開元初累遷少府監知温兄知悌

知悌高宗時官至戶部尚書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少好學舉進士累補費縣令與丞尉均分俸錢

政化大行人吏刋石以頌之尋授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預撰瑤山玉彩文館辭林等三遷蘭臺大夫時孝敬在東宫智周與司文郎中賀凱司經大夫王眞儒等俱以儒學授詔爲侍讀總章元年請假歸葬其父母因謂所親曰知進而不知退取患之道也迺稱疾去職俄起授壽州刺史政存寛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咸亨二年召拜正諫大夫兼檢校禮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俄轉御史大夫累表固辭煩劇之任高宗嘉其意拜右散騎常侍又請致仕許之永淳二年十月卒於家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府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慎善同詣善相者曰明公位極人臣而胤嗣微弱蔣侯官禄至薄而子孫轉盛子慎後累年爲建安尉卒其子繪來謁智周智周已貴矣曰吾與子父有故子復有才因以女妻之永淳中爲緱氏尉鄭州司兵卒繪子捷舉進士開元中歷臺省仕至湖延二州刺史子貴贈揚州大都督捷子冽渙並進士及第冽歷禮

吏戶部三侍郎尚書左丞渙天寶末給事中永泰初右散騎常侍高氏殄滅巳久果符相者之言初冽兄弟在父艱廬於墓側植松栢千餘株又同時榮貴人推其友愛冽子鍊渙子銖亦進士舉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信都郡公父弘陵州刺史襲信都郡公仁會武德初應制舉授左衛兵曹累遷左武候中郎將貞觀十八年太宗征遼發後薛延陁數萬騎抄河南太宗令仁會及執失思力率兵擊破之逐北數百里延陁脫身走免太宗嘉其功降璽書慰勞永徽二年授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爲善政轉郢州刺史屬時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州界有山賊阻險刧奪行李仁會發騎盡捕殺之自是外戶不閉盜賊絕跡入爲太府少卿麟德二年轉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俸估外有餘輒以納官時人頗譏其邀名仁會強力疾惡晝夜廵警自宮城至於衢路絲毫越法無不立發每日庭引一百餘

人躬自閱罰畧無寬者京城貴賤咸畏憚之時有女巫蔡氏以鬼道惑衆自云能令死者復生市里以爲神明仁會驗其假妄奏請徙邊高宗曰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若死者得生更是罪過竟依仁會所奏仁會總章二年遷太常正卿咸亨初又轉右衛將軍以年老致仕儀鳳四年卒年七十八謚曰威神龍中以子歸道贈戶部尚書歸道弱冠明經舉長壽中累補司賓丞仍通事舍人內供奉久之轉左衛郎將聖曆初突厥默啜遣使請和制遣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入蕃冊爲立功報國可汗默啜又遣使入朝謝恩知微遇諸途便與之緋袍銀帶兼表請蕃使入都日大備陳設歸道上言曰突厥背恩積稔悔過來朝宜待聖恩寬其罪戾解辮削衽須禀天慈知微擅與袍帶國家更將何物充賜望反初服以俟朝恩且小蕃使到不勞大備之儀則天然之及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默啜深怨遂拘縶歸道將害之歸道辭色不撓更責以無猒求請兼喻其禍福默

啜意稍解會有制賜默啜粟三萬碩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并許之結婚於是歸道得還遂面陳默啜不利之狀請加防禦則天納焉頃之默啜果叛掠閻知微入寇趙定等州擢拜歸道夏官侍郎甚見親委累遷左金吾將軍司膳卿兼押千騎未幾除尚方監加銀青光祿大夫轉殿中監仍令依舊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討張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既先不預謀拒而不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執辭免令歸私第中宗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歷除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歲餘病卒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中宗親爲文以祭之子賓庭開元中爲光祿卿

韋機雍州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父恪洛州別駕機貞觀中爲左千牛胄曹充使往西突厥冊立同俄設爲可汗會石國反叛路絶三年不得歸機裂裳録所經諸國風俗物產名爲西征記及還太宗問蕃中事機因奏所撰書太宗大悅擢拜朝散大夫累遷至殿中監顯慶中爲檀州刺史邊州素無學校機敦勸生徒創立孔子廟圖七

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爲之贊述會契苾何力東討高麗軍衆至檀州而灤河泛漲師不能進供其資糧數日不乏何力全師還以其事聞高宗以爲能超拜司農少卿兼知東都營田甚見委遇有宦者於苑中犯法機杖而後奏高宗嗟賞賜絹數十疋謂曰更有犯者卿即鞭之不煩奏也上元中遷司農卿檢校園苑造上陽宮并移中橋從立德坊曲徙於長夏門街時人稱其省功便事有道士朱欽遂爲天后所使馳傳至都所爲橫恣機因之因密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爲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慰諭機而欽遂配流邊州天后由是不悅儀鳳中機坐家人犯盜爲憲司所劾免官永淳中高宗幸東都至芳桂宮驛召機令白衣檢校園苑將復本官爲天后所擠而止俄令檢校司農少卿事會卒子餘慶

餘慶官至右驍衛兵曹早卒餘慶子岳

岳亦以吏幹著名則天時累轉汝州司馬會則天幸長安召拜尚舍奉御從駕還京因召見則天謂曰卿是韋機之孫勤幹固有家風也

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人名賞慰良久尋拜太原尹岳素不習武固辭邊任由是忤旨左遷宋州長史歷海虢二州刺史所在皆著威名睿宗時入爲殿中少監甚承恩顧及竇懷貞李晉等伏誅以岳嘗與交往爲姜皎所陷左遷渠州別駕稍遷陝州刺史開元中卒於潁州別駕岳子景駿

景駿明經舉神龍中累轉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溢舊隄迫近水漕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隄暴水至隄南以無患水去而隄北稱爲神腴田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駿又改造爲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北飢景駿躬撫合境村閭必通贍恤貧弱獨免流離及去任人吏立碑頌德開元中爲貴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毎見人養親自恨終天無分汝幸在温凊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仍取孝經付令習讀之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累轉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留連經日

有童稚數人年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謂曰計吾爲此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殷懃之甚也咸對曰此間長宿傳説縣中廨宇學堂館舍隄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其爲人所思如此十七年遷房州刺史州帶山谷俗參蠻夷好淫祀而不修學校景駿始開貢舉悉除淫祀又通狹路并造傳館行旅甚以爲便二十年轉奉先令未行而卒

權懷恩雍州萬年人周荆州刺史千金郡公景宣玄孫也其先自天水徙家焉祖弘壽大業末爲臨汾郡司倉書佐高祖鎮晉陽引判留守事以從義師之功累轉秦王府長史太宗遇之甚厚又從平王世充拜太僕卿累封盧國公卒謚曰恭父知讓襲爵官至博州刺史懷恩初以蔭授太子進馬咸亨初累轉尚乘奉御襲爵盧國公時有奉乘安畢羅善於調馬甚爲高宗所寵懷恩奏事遇畢羅在帝左右戲無禮懷恩退而杖之四十高宗知而嗟賞之謂侍臣曰懷恩乃能不避強禦眞良吏也即日拜萬年令爲政清肅令行禁止前後京縣令

無及之者後歷慶萊衛刑四州刺史洛州長史懷恩姿狀雄毅束帶之後妻子不敢仰視所歷皆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俄出為宋州刺史時汴州刺州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至是懷恩路由汴州德幹送之出郊懷恩見新橋中途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為德幹大慙時議以為不如懷恩也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尋卒姪楚璧官至左領軍衛兵曹參軍開元十年駕在東都楚璧乃與故兵部尚書李迥秀男齊損從祖弟金吾淑陳倉尉盧玢及京城左屯營押官長上折衝周履濟楊楚劍元令琪等舉兵反立楚璧兄子梁山年十五詐稱襄王男號為光帝擁左屯營兵百餘人梯上景風門踰城而入踞長樂恭禮門入宮城求留守刑部尚書王志愔不獲屬天曉屯營兵自相翻覆盡殺梁山等傳首東都楚璧並坐籍沒懷恩叔祖萬紀

萬紀性強正好直言貞觀中為治書侍御史以公事奏劾魏徵溫彥博等太宗以為不避豪貴甚禮之遷尚書左丞封冀氏男再轉齊王

祐府長史祐旣失德數匡正之竟爲祐所殺語在祐傳祐旣死贈萬紀齊州都督武都公謚曰敬子玄福高宗時爲兵部侍郎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自長樂徙家焉北齊右僕射子琮曾孫也舉明經高宗時累遷監察御史爲劒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土賴焉永淳中爲尚書左丞元常清鑒有理識甚爲高宗之所賞嘗密奏中宮權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爲然則天聞而甚惡之及臨朝四方承旨多獻符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僞不可誣罔士庶則天不悅出爲隴州刺史俄而天下岳牧集乾陵會葬則天不欲元常赴陵所中途改授眉州刺史劒南先時光火賊夜掠居人晝潛山谷元常至喻以恩信許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賊徒捨器杖面縛自陳者相繼又轉廣州都督便道之任不許詣都尋屬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剽陷州縣勑元常討之率士卒濟南海先馳檄示以威恩喻以禍福嗣仙徒黨多相率歸降因縱兵誅其魁首安慰居人而旋雖屢有政績則天竟不

嘗之尋爲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下獄死元常閨門雍肅雅有禮度
雖小功之喪未嘗寢于私室甚爲士類所稱從父弟元淑則天時爲
清漳令政有殊績百姓號爲神明又歷浚儀始平二縣令皆單騎赴
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齋身及奴僕
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并給與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
淑曰此吾本性不爲苦也中宗時降璽書勞勉仍令史官編其事跡
卒於祠部郎中

蔣儼常州義興人貞觀中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征遼東募使
高麗者衆皆畏憚儼謂人曰主上雄畧華夷畏威高麗小蕃豈敢圖
其使者縱其凌虐亦是吾死所也遂出請行及至高麗莫離支置於
窟室中脅以兵刃終不屈撓會高麗敗得歸太宗奇之拜朝散大夫
再遷幽州司馬以善政爲巡察使劉祥道所薦擢爲會州刺史再遷
殿中少監數陳意見高宗每優納之再轉蒲州刺史蒲州戸口殷劇
前後刺史多不稱職儼下車未幾令行禁止稱爲良牧永淳元年拜

太僕卿以父名卿固辭乃除太子右衛副率時徵隱士田遊巖爲太子洗馬在宮竟無匡輔儼乃貽書以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煙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遁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拾遺補闕臣子恒務僕以不才猶參廷諍誠以素非德望位班卒伍言以人廢不蒙採掇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食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將何酬塞想爲不達謹書起予遊巖竟不能答儼尋檢校太常卿文明中封義興縣子歷右衛大將軍太子詹事以年老致仕垂拱三年卒于家年七十八文集五卷

王方翼并州祈人也高宗王庶人從祖兄也祖裕武德初隋州刺史裕妻即高祖妹同安大長公主也太宗時以公主屬尊年老特加敬異數幸其第賞賜累萬方翼父仁表貞觀中爲岐州刺史仁表卒妻

李氏爲主所斥居於鳳泉別業時方翼尚幼乃與傭保齊力勤作苦心計功不虛弃數年闢田數十頃修飾館宇列植竹木遂爲富室公主卒後歸長安友人趙持滿犯罪被誅暴尸於城西親戚莫敢收視方翼歎曰欒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朽骼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乃收其屍具禮葬之高宗聞而嘉歎由是知名永徽中累授安定令誅大姓皇甫氏盜賊止息號爲善政五遷肅州刺史時州城荒毀又無壕壍數爲寇賊所乘方翼發卒濬築引多樂水環城爲壕又出私財造水碾磑稅其利以養飢餒宅側起舍十餘行以居之屬蝗儉諸州貧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爲立碑頌美會吏部侍郎裴行儉西討遮匐奏方翼爲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又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門皆屈曲作隱伏出沒之狀五旬而畢西域諸胡競來觀之因獻方物永隆中車簿反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救之至伊麗河賊前來拒因縱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麪悉發衆十萬與車簿合勢以拒方翼屯兵熱海與賊連戰

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覺者既而所將蕃兵懷貳謀執方翼以應賊方翼密知之悉召會議佯出軍資以賜之續續引去便令斬之會大風又振金鼓以亂其聲遂誅七千餘人因遣裨將分道討襲咽麪等賊既無備因是大潰擒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域遂定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永淳二年詔徵方翼將議西域之事於奉天宮謁見賜食與語方翼衣有戰時血漬之處高宗問其故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高宗使袒視其瘡歎曰吾親也賞賜甚厚俄屬綏州白鐵余舉兵反乃詔方翼副程務挺討之賊平封太原郡公則天臨朝以方翼是庶人近屬陰欲除之及程務挺被誅以方翼與務挺連職素善追赴都下獄遂流干崖州而死子瑤珣瑨並知名瑤瑨開元中皆爲中書舍人珣至秘書監

薛季昶絳州龍門人也則天初上封事解褐拜監察御史頻按制獄稱旨累遷御史中丞萬歲通天元年夏官郎中侯味虛統兵討契丹

不利奏言賊徒熾盛常有虵虎導其軍則天命季昶按驗其狀便爲河北道按察使季昶先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又有槀城尉吳澤者貪虐縱橫嘗射殺驛使截百姓子女髮以爲髢州將不能制甚爲人吏所患季昶又杖殺之由是威震遠近州縣望風懾懼然後布以恩信旌揚善吏有汴州孝女李氏年八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載每日哭臨無限及年長母欲嫁之遂截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毀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槨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數百株季昶列上其狀有制特表門閭賜以粟帛久視元年季昶自定州刺史入爲雍州長史威名甚著前後京尹無及之者俄遷文昌左丞歷魏陝二州刺史長安末爲洛州長史所在皆以嚴肅爲政神龍初以預誅張易之兄弟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拜戶部侍郎時季昶勸敬暉等因兵勢殺武三思暉等不從竟以此敗語在暉傳季昶亦因是累貶自桂州都督授儋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及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協及將

之儋州懼慶立見殺將往廣州又惡楚客乃歎曰薛季昶行事至是耶因自製棺仰藥而死睿宗即位下制曰故儋州司馬薛季昶剛幹義烈早承先顧驅策中外績譽昭宣有莊湯之推舉汲黯之強直屬醜正操衡除其異已橫加竄責卒至殂亡言念忠究有懷嘉悼可贈左御史大夫仍同敬暉等例與一子官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五上

[illegible]

#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五下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閱　沈桐同校

## 良吏下

范傳正　　袁滋

薛苹　　閻濟美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也儀鳳中詣闕上書授下邽主簿長壽中累轉監察御史時姚巂蠻首反叛詔懷古往招輯之懷古申明賞罰賊徒歸附者日以千數乃俘其魁首處其居人而還蠻夷荷恩立碑頌德時恒州鹿泉寺僧淨滿爲弟子所謀密畫女人居高樓仍作淨滿引弓而射之藏於經笥已而詣闕上言僧呪詛大逆不道則天命懷古按問誅之懷古究其辭狀釋淨滿以聞則天大怒懷古奏曰陛下法無親踈當與天下畫一豈使臣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寛之乎臣今愼守平典雖死無恨也則天意乃解聖曆中閻知微充使往突厥懷古監其軍至虜庭默啜立知微爲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僞職懷古不從將殺之懷古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不毀節以求生請就斬所不避也乃禁錮隨軍因挺身奔竄以歸拜祠部員外郎時姚巂蠻首相率詣闕頌懷古綏撫之狀請爲

牧守以撫之遂授姚州都督以疾不行轉司封郎中時始安賊歐陽倩擁徒數萬剽陷州縣授懷古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綏及嶺飛書招誘示以禍福賊徒迎降自陳爲吏人侵逼乃舉兵耳懷古知其誠懇乃輕騎以赴之左右曰夷獠難親未可信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於神明況於人乎因造其營以慰諭之羣賊喜悅歸其所掠財貨納於公府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盡來款附嶺外悉定復歷相州刺史幷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在爲人吏所慕神龍中遷左羽林大將軍行未達都復授幷州長史吏人聞懷古還老幼相携郊野歡迎時崔宣道代懷古爲幷州下車而罷出郊以候懷古懷古恐傷宣道之意命官吏驅逐出迎之人而百姓奔赴愈衆其爲人所思如此俄轉幽州都督徵爲左威衛大將軍尋卒

張知謇蒲州河東人也徙家于岐少與兄知玄知晦弟知泰知默五人勵志讀書皆以明經擢第儀質瓌偉眉目踈朗曉於玄理清介自守故當時名公爭引薦之遞歷畿赤知謇知泰知默調露後又歷臺

省知謇天授後歷房和舒延德定稷晉洛宣貝十一州刺史所涖有威嚴人不敢犯通天中知泰爲洛州司馬知默爲秋官郎中知謇自德州入計則天重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以賜其本曰人或有才未必有貌卿家昆弟可謂爲兩絶時人稱之尋以知泰爲夏官地官侍郎益州長史中臺右丞初知謇爲房州時中宗以廬陵王安置房州制約甚急知謇與董玄質崔敬嗣相次爲刺史皆保護供擬豐贍中宗德之及神龍元年中宗踐極自貝州追知謇爲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范陽郡公知泰自兵部侍郎授右御史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漁陽郡公鬚髮華皓同貴於朝時望甚美之知泰以忤武三思出爲幷州刺史天平軍使仍帶本官尋又爲魏州刺史景龍二年卒優詔褒贈謚曰定時知謇爲洛州長史東都副畱守又歷左右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開元中卒年八十知謇敏於從政性亮直不喜有請託求進無才而冒位者故子姪經義不精不許論舉知默嘗與來俊臣周興等同掌詔獄陷於酷吏

子孫禁錮知泰開元中累贈刑部尚書特進知玄子景昇知泰子景佚開元中皆至大官門列棨戟

楊元琰虢州閺鄉人隋禮部尚書希曾孫也初生時數歲不能言相者曰語遲者神定此必成大器也及長偉姿儀以器局見稱初爲平棘令號爲善政載初中累遷安南副都護又歷蘄蒲晉魏宣許六州刺史凉梁二都督荊府長史前後九度清白昇進累降璽書褒美長安中張柬之代元琰爲荊州長史與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則天革命議諸武擅權之狀元琰發言慷慨有匡復之意及柬之知政事奏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至都柬之謂曰記昔江中之言乎今日之授意不細也乃結元琰與李多祚等定計誅張易之兄弟及事成加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食實封五百戸仍賜鐵券恕十死俄而張柬之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覺變奏請削髮出家仍辭官爵實封中宗不許敬暉聞而笑曰向不知奏請出家合贊成其事剃却胡頭豈不妙也元琰多鬚類胡暉以此言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

由衷之請不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竟以先
覺獲全尋加金紫光祿大夫轉衛尉卿明年李多祚等被誅元琰以
曾與多祚同立功亦被繫獄問狀賴中書侍郎蕭至忠保明之竟得
免罪又轉光祿卿景龍中抗疏請削在身官爵迴贈父官中宗許之
乃追贈其父越州長史睿宗即位三遷刑部尚書改封魏國公開元
初拜太子賓客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九子仲嗣密州刺史仲昌
吏部郎中

倪若水恒州槀城人也開元初歷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州
刺史政尚清靜人吏安之又增修孔子廟堂及州縣學舍勸勵生徒
儒教甚盛河汴間稱詠不已四年玄宗令宦官往江南採鵁鶄等諸
鳥路由汴州若水知之上表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
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
京師水備舟船陸倦檐負飯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豈不
以陛下賤人貴鳥也陛下方當以鳳皇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即鵁鶄

鸂鶒曷足貴也陛下昔潜龍藩邸備歷艱虞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復何求哉臣承國厚恩超居重任草芥賤命常欲殺身以效忠葵藿微心常願隳肝以報主瞻望庭闕敢布腹心直言忤旨甘從鼎鑊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採鳥稍多卿具奏其事辭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委以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嘉慰使人朕已量事決罰禽鳥並令放訖今賜卿物四十段用荅至言尋入拜戶部侍郎七年復授尚書右丞卒

李濬隴西人祖世武睿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上在東宮選爲太子中允又出爲麟州刺史政有能名開元初置諸道按察使盛選能吏授濬潤州刺史江東按察使累封眞源縣子州人孫處玄以學行著名濬特加禮異累表薦之仍令子麟與之結交處玄竟稱疾不起濬尋拜虢潞二州刺史又拜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攝御史大夫所

歷皆以誠信待物稱爲良吏及去職咸有遺愛八年卒官贈戶部尚書謚曰成子麟自有傳

陽嶠河南洛陽人其先自北平徙焉北齊右僕射休之玄孫也儀鳳中應八科舉授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桓彥範爲左御史中丞袁恕已爲右御史中丞爭薦嶠請引爲御史內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嶠不樂搏擊之任謂彥範等曰聞其不情願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待情願唯不情願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再思然其言擢爲右臺侍御史累轉國子司業嶠恭謹好學有儒者之風又勤於政理循循善誘及在學司時人以爲稱職奏修先聖廟及講堂因建碑前庭以紀崇儒之事睿宗即位拜尚書右丞時分建都督府以統外臺精擇良吏以嶠爲涇州都督府尋停不行又歷魏州刺史充兗州都督荆州長史爲本道按察使所在以清白聞魏州人詣闕割耳請嶠重臨其郡又除魏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累封北平伯薦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等爲學官皆稱名儒時學

徒漸弛嶠課率經業稍行鞭箠學生怨之頗有喧謗乃相率乘夜於街中毆之上聞而令所由杖殺無理者由是始息嶠素友悌撫孤姪如己子常謂人曰吾雖位登方伯而心不異於曩時一尉耳識者甚稱歎之尋以年老致仕卒于家謚曰敬

宋慶禮洺州永年人舉明經授衛縣尉則天時侍御史桓彥範受詔於河北斷塞居庸岳嶺五迴等路以備突厥特召慶禮以謀其事慶禮雅有方略彥範甚禮之尋遷大理評事仍充嶺南採訪使時崖振等五州首領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懼其炎瘴莫有到者慶禮躬至其境詢問風俗示以禍福於是安堵遂罷鎮兵五千人開元中累遷貝州刺史仍爲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帶奚契丹則天時都督趙文翽政理乖方兩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後移於幽州東二百里漁陽城安置開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歸附玄宗欲復營州於舊城侍中宋璟固爭以爲不可獨慶禮甚陳其利乃詔慶禮及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充使更於柳城

築營州城興役三旬而畢俄拜慶禮御史中丞兼檢校營州都督開
屯田八十餘所追拔幽州及漁陽淄青等戶幷招輯商胡爲立店肆
數年間營州倉廩頗實居人漸殷慶禮爲政清嚴而勤於聽理所歷
之處人吏不敢犯然好興功役多所改更嘗於邊險置穽立槍以邀
賊路議者頗嗤其不切事也七年卒贈工部尚書太常博士張星議
曰宋慶禮大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而家
凶於而國案謚法好巧自是曰專請謚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駮
曰慶禮在人苦節爲國勞臣一行邊陲三十年所戸庭可樂彼獨安
於傳遽稼穡爲艱又能實於軍廩莫不服勞辱之事而匪懈其心守
貞堅之規而自盡其力有一於此人之所難況營州者鎮彼戎夷扼
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
翽作牧馭之非才自經隳廢便長寇讎故二十年間有事東鄙僵尸
暴骨敗將覆軍蓋不可勝紀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之舊復大
禹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強衛指期遂往稟命而行於是量

畚築執鼛鼓親揔其役不欲所慮俾柳城爲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蓋爲此也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謬哉及契丹背誕之日懼我掎角之勢雖鼠穴自固而駒牧無侵蓋張星彼都繫賴之力也安有毀其跡以制其實貶其謚以徇其虛採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素行之迹可尋易名之典不墜者也星復執前議慶禮兄子辭玉又詣闕稱冤乃謚曰敬

姜師度魏人也明經舉神龍初累遷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爲河北道監察兼支度營田使師度勤於爲政又有巧思頗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北漲水爲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以避海艱糧運者至今利焉尋加銀青光祿大夫累遷大理卿景雲二年轉司農卿開元初遷陝西刺史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常自倉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遂鑿地道自上

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六年以蒲州爲河中府拜師度爲河中尹令其繕緝府寺先是安邑鹽池漸涸師度發卒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再遷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陂擇地引雒水及堰黃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内置屯十餘所收獲萬計特加金紫光祿大夫尋遷將作大匠明年左拾遺劉彤上言請置鹽鐵之官收利以供國用則免重賦貧人使窮困者獲濟疏奏令宰相議其可否咸以爲鹽鐵之利甚裨國用遂令師度與戶部侍郎強循並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計會以收海内鹽鐵其後頗多沮議者事竟不行師度以十一年病卒年七十餘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傳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爲之語曰傳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傳之以爲口實

強循者鳳州人亦以吏幹知名官至大理卿又有和逢堯者岐州岐山人性詭譎有辭辯睿宗時突厥默啜請尚公主許之逢堯以御史

中丞攝鴻臚卿充使報命旣至虜庭默啜遣其大臣謂逢堯曰勑書送金鏤鞍檢乃銀胎金塗豈是天子意爲是使人換却如此虛假公主必應非實請還信物罷和親之事遂策馬而去逢堯大呼命左右引馬迴謂曰漢法重女壻今送鞍者秪取平安長久之義何必以金銀爲升降耶若爾乃是可汗貪金而輕銀豈是重人而貴信默啜聞之曰承前漢使不敢如此不可輕也遂設宴備禮逢堯又説默啜令裹頭著紫衫南面再拜遣子隨逢堯入朝逢堯以奉使功驟遷戶部侍郎尋以附會太平公主左遷朗州司馬開元中累轉栢州刺史卒于官

潘好禮貝州宋城人少與鄉人孟溫禮楊茂謙爲莫逆之友好禮舉明經累授上蔡令理有異績擢爲監察御史開元三年累轉邠王府長史俄而邠王出爲滑州刺史以好禮兼邠王府司馬知滑州事王欲有所遊觀好禮輒諫止之後王將鷹犬與家人出獵好禮聞而遮道請還王初不從好禮遂臥於馬前呼曰今正是農月王何得非時

將此惡少狗馬践暴禾稼縱樂以損於人請先蹋殺司馬然後聽王所爲也王慙懼謝之而還好禮尋遷豫州刺史爲政孜孜而繁於細事人吏雖憚其清嚴亦厭其苛察其子請歸鄉預明經舉好禮謂曰國法須平汝若經業未精則不可妄求也乃自試其子經義未通好禮大怒集州寮笞而枷之立於州門以徇於衆俄坐事左遷温州別駕卒好禮常自以直道不附於人又未嘗叙累階勲服用麤陋形骸土木議者亦嫌其邀名

楊茂謙者清河人竇懷貞初爲清河令甚重之起家應制舉拜左拾遺出爲臨洺令時洺州稱茂謙與清漳令馮元淑肥鄉令韋景駿皆有政理之聲茂謙以清白聞擢爲秘書郎時竇懷貞爲相數稱薦之由是歷遷大理正御史中丞開元初出爲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與司馬張懷玉本同鄉曲初善而末隙遂相糾訐坐貶桂州都督尋轉廣州都督以疾卒

楊瑒華陰人高祖縉陳中書舍人以辭學知名陳亡始自江左徙關

中祖琮絳州刺史瑒初為麟遊令時御史大夫竇懷貞檢校造金仙
玉真二觀移牒近縣徵百姓所隱逆人資財以充觀用瑒拒而不受
懷貞怒曰焉有縣令卑微敢拒大夫之命乎瑒曰所論為人寃抑不
知計位高卑懷貞壯其對又中宗時韋庶人上表請以年二十二為
丁限及韋氏敗省司舉徵租調瑒執曰韋庶人臨朝當國制書非一
或進階卿士或赦宥罪人何獨於巳役中男重徵丁課恐非保人之
術省司遂依瑒所執一切免之瑒由是知名擢拜殿中侍御史開元
初遷侍御史時崔日知為京兆尹貪暴犯法瑒與御史大夫李傑將
糾劾之傑反為日知所構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
之謀御史臺固可廢矣上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為
歙縣丞瑒歷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上嘗於延英殿召中書門下與
諸司尚書及瑒議戶口之事瑒因奏人間損益甚見嗟賞時御史中
丞宇文融奏括戶口議者或以為不便勑百寮省中集議時融方在
權要公卿巳下多雷同融議瑒獨與盡理爭之尋出為華州刺史十

六年遷國子祭酒表薦滄州人王逈質瀛州人尹子路汴州人白履忠皆經學優長德行純茂堪爲後生師範請追授學官令其教授以奬儒學之路及追至逈質起家拜諫議大夫仍爲皇太子侍讀履忠以年老不任職事拜朝散大夫放歸家子路直弘文館教授瑒又奏曰竊見今之舉明經者主司不詳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難每至帖試必取年頭月日孤經絶句且今之明經習左傳者十無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學廢無日矣臣望請自今已後考試者盡帖平文以存大典又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絶若無甄異恐後代便弃望請能通周儀禮公羊穀梁者亦量加優奬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由是生徒爲瑒立頌於學門之外再遷大理卿以老疾辭職二十三年拜左散騎常侍尋卒贈戸部尚書謚曰貞瑒常嘆禮儀廢絶雖士大夫不能行之其家子女婚冠及有吉凶之會皆按據舊文更爲儀注使長幼遵行焉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儦之曾孫也祖濟太子洗馬父元

彥太平令隱甫開元初再遷洛陽令理有威名九年自華州刺史轉太原尹人吏刊石頌其美政十二年入爲河南尹十四年代程行諶爲御史大夫時中書令張說當朝用事隱甫與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劾其犯狀說遂罷知政事隱甫在職強正無所迴避自貞觀年李乾祐爲御史大夫別置臺獄有所鞫訊便輒繫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已下各自禁人牢扉常滿隱甫引故事奏以爲不便遂掘去之又憲司故事大夫已下至監察御史競爲官政略無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殆半羣寮側目是冬勑隱甫校外官考舊例皆委細參問經春未定隱甫召天下朝集使一時集省中一日校考便畢時人伏其敏斷帝嘗謂曰卿爲御史大夫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也隱甫既與張說有隙俄又遞爲朋黨帝聞而惡之特免官令歸侍母歲餘復授御史大夫遷刑部尚書毋憂去官二十一年起復太原尹仍爲河東採訪處置使復爲刑部尚書兼河南尹二十四年車駕還京以隱甫爲

東都留守爲政嚴肅甚爲人吏之所嘆服尋卒
李尚隱其先趙郡人世居潞州之銅鞮近又徙家京兆之萬年弱冠明經累舉補下邽主簿時姚珽爲同州刺史甚禮之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時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崔湜及吏部侍郎鄭愔同時典選傾附勢要逆用三年員闕士庶嗟怨尋而相次知政事尚隱與同列御史李懷讓於殿庭劾之湜等遂下獄推究竟貶黜之時又有睦州刺史馮昭泰誣奏桐廬令李師等二百餘家稱其妖逆詔御史按覆之諸御史憚昭泰剛愎皆稱病不敢往尚隱嘆曰豈可使良善陷枉刑而不爲申明哉遂越次請往竟推雪李師等奏免之俄而崔湜鄭愔等復用尚隱自殿中侍御史出爲伊闕令懷讓爲魏縣令湜等既死尚隱又自定州司馬擢拜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擢拜兵部員外郎尚隱累遷御史中丞時御史王旭頗用威權爲士庶所患會爲讎者所訟尚隱按之無所容貸獲其姦贓鉅萬旭遂得罪尚隱尋轉兵部侍郎再遷河南尹尚隱性率剛直言無所隱處事明斷其

御下谿如也又詳練故事近年制勑皆暗記之所在稱爲良吏十三年夏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能覺察所部左遷桂州都督臨行帝使謂之曰知卿公忠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綵百匹以慰之俄又遷廣州都督仍充五府經略使及去任有懷金以贈尚隱者尚隱固辭之曰吾自性分不可改易非爲愼四知也竟不受之累轉京兆尹歷蒲華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高邑伯入爲大理卿代王鉷爲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思問多引小人爲其屬吏隱盜錢穀積至累萬尚隱又舉按之思問遂流嶺南而死尚隱三爲憲官輒去朝廷之所惡者時議甚以此稱之二十四年拜戸部尚書東都畱守二十八年轉太子賓客尋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呂諲蒲州河東人志行修整勤於學業少孤貧不能自振里人程楚賓家富於財諲要其女楚賓及子震皆重其才厚與資給遂遊京師天寶初進士及第調授寧陵尉本道採訪使韋陟嘉其才辟爲支使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奏充度支判官累兼衛佐太子通事舍人

諲性謹守勤於吏職雖同寮追賞而塊然視事不離案簿翰益親之累兼虞部員外郎侍御史祿山之亂哥舒翰敗肅宗即位于靈武諲馳赴行在內官朱光輝李遵驟薦有才帝深遇之超拜御史中丞進奏無不之允從幸鳳翔遷武部侍郎賜金紫之服十月克復兩京詔諲與三司官詳定陷賊官陳希烈已下數百人罪戾輕重諲用法太深君子薄之乾元二年三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事七月丁母憂免十月起復授本官兼充度支使遷黃門侍郎上元元年正月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賜門戟既立於第門或謂諲曰吉慶之事不宜凶服受之諲遂權釋縗麻當中而拜人皆笑其失禮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東平男諲既爲相用妻父程楚賓爲衛尉少卿子震爲員外郎中官馬上言出納詔命諲昵之有納賂於上言求官者諲補之藍田尉五月上言事洩笞死以其肉令從官食之諲坐貶太子賓客七月授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澧荊忠硤五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諲至治所上言請於江陵置南都九月勑改荊

州爲江陵府永平軍團練三千人以遏吳蜀之衝又析江陵置長寧縣又請割潭衡連道邵郴涪等七州隸江陵府先是張惟一爲荊州長史已爲防禦使陳希昂爲司馬希昂衡州酋帥家兵千人在部下自爲藩衛有年遂金仕至將軍爲惟一親將與希昂積憾率兵入惟一衙索遂金之首惟一懼即令斬首與之自是軍政歸於希昂及諲至奏追希昂赴上都除侍御史出爲常州刺史本州防禦使希昂路由江陵諲伏甲擊殺之部下皆斬積屍於府門府中懾服始奏其罪又妖人申泰芝以左道事李輔國擢爲諫議大夫輔國奏於道州界置軍令泰芝爲軍校誘引羣蠻納其金帛賞以緋紫用囊中敕書賜衣以示之人用聽信軍人例衣朱紫作剽磎洞吏不敢制已積年矣潭州刺史龐承鼎忿之因泰芝入奏至長沙縶之首贓巨萬及左道文記一時搜獲遣使奏聞輔國黨泰芝奏召泰芝赴闕既得召見具言承鼎曲加誣陷詔鞫承鼎誣罔之罪令荊南府按問諲令判官監察御史嚴郢鞫之諲上疏論其事肅宗怒流郢於建州承鼎竟得雪

後秦芝竟以贓敗流死人重譔之守正其剛斷不撓皆此類也初譔
作相與同列李揆不協及譔被斥二年以善政聞揆惡之因言置軍
湖南不便又使人往荆湖密伺譔過譔知之乃上疏論揆揆坐貶袁
州長史譔素羸疾元年建卯月卒贈吏部尚書有司謚曰肅故吏度
支員外郎嚴郢請以二字曰忠肅博士獨孤及堅議以肅爲當從之
譔在台司無異稱及理江陵三年號爲良守初郡人立祠譔歿後歲
餘江陵將吏合錢十萬於府西爽塏地大立祠宇四時祠禱之

蕭定字梅臣江南蘭陵人左僕射宋國公瑀曾孫也父恕虢州刺史
以定贈工部尚書定以蔭授陝州參軍金城丞以吏事清幹聞給事
中裴遵慶奏爲選補黜陟使判官廻改萬年主簿累遷侍御史考功
員外郎左右司二郎中爲元載所擠出爲秘書少監兼袁州刺史歷
信湖宋睦潤五州刺史所涖有政聲大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
唯定與常州刺史蕭復豪州刺史張鎰爲理行第一其勤農桑均賦
稅逋亡歸復戶口增加定又冠焉尋遷戶部侍郎太常卿朱泚之逆

變姓名藏匿里閭間京師平首蒙旌擢除太子少師興元元年卒年
七十七加贈太子太師
蔣沇萊州膠水人吏部侍郎欽緒之子也性介獨好學早有名稱以
孝廉累授治陽尉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以幹局吏事擅能名
於天寶中長史韓朝宗裴迥咸以推覆檢勾之任委之處事平允剖
斷精當動爲羣寮楷式乾元後授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縣令當軍
旅之後瘡痍未平沇竭心綏撫所至安輯副元帥郭子儀每統兵由
其縣必誡軍吏曰蔣沇令清而嚴幹供億故當有素士衆得蔬飯見
饋則足無撓清政其爲名人所知如此稍遷長安令刑部郎中兼侍
御史領渭橋河運出納使時元載秉政廉潔守道者多不更職沇以
故滯於郎位久不徙官大曆十二年常袞以羣議稱沇屈擢拜御史
中丞東都副留守尋遷刑部侍郎刪定副使改大理卿持法明審號
爲稱職建中元年冬鑾駕幸奉天沇奔行在爲賊候騎所拘執欲以
僞職誘之因絕食稱病潛竄里閭間京師平首蒙旌擢拜右散騎常

侍尋以疾終年七十四追贈工部尚書

薛珏字温如河中寶鼎人祖寶胤邠州刺史父紘蒲州刺史珏少以門蔭授懿德太子庫令累授乾陵臺令無幾拜試太子中允兼渭南陵奏課第一間歲復以清白尤異聞遷昭德令縣人請立碑紀政珏固讓不受遷楚州刺史本州營田使先是州營田宰相遥領使刺史得專達俸錢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員奉厮役者三千戶歲以優授官者復十餘人珏皆條去之十留一二而租入有贏為觀察使誣奏左授硤州刺史遷陳州刺史建中初上分命使臣黜陟官吏淮南李丞以珏楚州之去煩政簡使山南趙贊以珏硤州之廉清使淮南盧翰以珏之肅物皆以陟狀聞加中散大夫賜紫宣武軍節度使劉玄佐署奏兼御史大夫汴宋都統行軍司馬無幾李希烈自汴州走除珏汴州刺史遷河南尹入為司農卿當是時詔天下舉可任刺史縣令者殆有百人有詔令與羣官詢考及延問人間疾苦及胥吏得失取其有惻隱通達事理者條舉什纔一二宰相將以辭策校之珏

曰求良吏不可兼責以文學宜以聖君愛人之本爲心執政卒無難之皆敘進官頗多稱職貞元五年拜京兆尹珏剛腸嚴明察練達法理以勤身率下失於纖巧無文學大體八年坐竇參貶太子賓客無幾除嶺南節度觀察使以疾卒年七十四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有子存慶自有傳

李惠登平盧人也少爲平盧裨將安祿山反遂從兵馬使董秦海轉攻滄棣等州輕師遠鬬賊不能支史思明反復陷于賊脫身投山南節度使來瑱奏授試金吾衛將軍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二千鎮隋州貞元初舉州歸順授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遭李忠臣希烈殲殘之後野曠無人惠登朴素不知學居官無拔萃率爲心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間田疇闢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謠其能及于頔爲山南東道節度以其績上聞加御史大夫升其州爲上尋加檢校國子祭酒及卒故加贈洪州都督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初爲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嘗

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醢進迪簡知誤以景略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飲盡之而僞容其過以酒薄白景略請換之於是軍中皆感悅及景略卒衆以迪簡長者議請爲帥監軍使聞之拘迪簡於別室軍衆連呼而至戶發扃取之表聞德宗使察焉具以軍情奏除豐州刺史天德軍使自殿中授兼御史大夫再加常侍追入拜太常少卿汝州刺史左庶子及張茂昭去易定以迪簡爲行軍司馬既至屬虞候楊伯玉以府城叛俄而衆殺之迪簡兵馬使張佐元又叛迪簡攻殺之乃得入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使初茂昭奢蕩不節公私殫罄迪簡至欲饗士無所取給乃以糲食與士同之身居戟門下凡周月軍吏感之請歸堂寢迪簡乃安其位三年以疾代除工部侍郎至京竟不能朝謝改太子賓客卒贈刑部尚書

范傳正字西老南陽順陽人也父倫戶部員外郎與郡人李華敦交友之契傳正舉進士又以博學宏辭及書判皆登甲科授集賢殿校書郎渭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自比部員外郎出爲歙州刺史轉

湖州刺史歷三郡以政事脩理聞擢爲宣歙觀察使受代至京師憲宗聞其里第過侈薄之因拜光祿卿以風恙卒贈左散騎常侍傳正精悍有立好古自飭及爲廉察頗事奢侈厚以財貨問遺權貴視公蓄如私藏幸而不至甚敗褐衣時遊西邊著西陲要略三卷

袁滋字德深陳郡汝南人也弱歲強學以外兄道州刺史元結有重名往來依焉每讀書玄解旨奧結甚重之無何黜陟使趙贊以處士薦授試校書郎何士幹鎭武昌辟爲從事累官詹事府司直部有邑長下吏誣以盜金滋察其冤竟出之御史中丞韋縚聞之薦爲侍御史轉工部員外郎貞元十九年韋臯始通西南蠻夷酋長異牟尋貢琛請使朝廷方命撫諭選郎吏可行者皆以西南遐遠憚之滋獨不辭德宗甚嘉之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入南詔使未行遷祠部郎中使如故來年夏使還擢爲諫議大夫俄拜尚書右丞知吏部選事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潼關防禦使鎭國軍使以寬易清簡爲政百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給地以居名其居曰義合里專以慈惠

爲本人甚愛之然百姓有過犯者皆縱而不理擒盜輒捨或以物償之徵拜金吾衛大將軍耆耋鰥寡遮道不得進楊於陵代其任宣言謂百姓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後羅拜而訣上始監國與杜黄裳俱爲相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韋皐歿劉闢擁兵擅命滋持節安撫行及中路拜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劍南西川節度使賊兵方熾滋懼而不進貶吉州刺史俄拜義成軍節度使百姓立生祠禱之徵拜戶部尚書連爲荆襄二帥改彰義軍節度隨唐鄧申光等州觀察使逆賊吳元濟與官軍對壘者數年滋竟以淹留無功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滋工篆籀書雅有古法因使行著雲南記五卷嘗讀劉暉悲甘陵賦嘆其褒善懲惡雖失春秋之旨然其文不可廢因著甘陵賦後序子都仕至翰林學士

薛苹河東寶鼎人也少以吏事進累官至長安令拜虢州刺史朝廷以尤課擢爲湖南觀察使又遷浙江東道觀察使以理行遷浙江西道觀察使廉風俗守法度人甚安之理身儉薄嘗衣一綠袍十餘年

不易因加賜朱紱然後解去卒歷三鎮凡十餘年家無聲樂俸祿悉以散諸親族故人子弟除左散騎常侍致仕時有年過懸車而不知止者唯卒年至而無疾請告角巾東洛時甚高之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閻濟美登進士第累歷臺省有長者之譽自婺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復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所至以簡澹爲理兩地之人常賦之外不知其他入拜右散騎常侍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入爲秘書監以年及懸車上表乞骸骨以工部尚書致仕後以恩例累有進改及歿于家年九十餘

贊曰聖人造世才傑濟時在理致治無爲而爲坑陧非議簡易從規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五下

#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六上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 酷吏上



古今御天下者其政有四五帝尚仁體文德也三王仗義立武功也五霸崇信取威令也七雄任力重刑名也蓋仁義既廢然後齊之以威刑威刑既衰而酷吏爲用於是商鞅李斯譎詐設矣持法任術尊君卑臣奮其策而鞭撻宇宙持危救弊先王不得已而用之天下之

人謂之苛法降及兩漢承其餘烈於是前有郅都張湯之徒持其刻
後有董宣陽球之屬肆其猛雖然異代亦克公方天下之人謂之酷
吏此又鞅斯之罪人也然而網既密而姦不勝矣夫子曰刑罰不中
則人無所措手足誠哉是言也唐初革前古之敝務於勝殘垂衣而
理且七十載而人不敢欺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逮則天以女主臨
朝大臣未附委政獄吏剪除宗枝於是來俊臣索元禮萬國俊周興丘
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義之屬紛紛而出然後起告密之刑制羅織
之獄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於懷忠蹈義連頸就戮者不可勝言哉
武后因之坐移唐鼎天網一舉而卒籠八荒酷之爲用斯害也已遂
使酷吏之黨橫噬於朝制公卿之死命擅王者之威力貴從其欲毒
侈其心天誅發於腐吻國柄棄於掌握凶慝之士榮而慕之身赴鼎
鑊死而無悔若是者何要時希旨見利忘義也嘗試而論之今夫國
家行斧鉞之誅設狴牢之禁已防盜者雖云固矣而猶踰垣掘塚揭
篋探囊死者於前盜者於後何者以其間有欲也然所徇者不過數

金之資耳彼酷吏與時上下取重人主無怵惕之憂坐致尊寵杖起卒伍富擬封君豈唯數金之利耶則盗官者爲幸矣故有國者則必窒覬覦之路杜僥倖之門可不務乎況乎樂觀時變恣懷陰賊斯又郅都董宣之罪人也異哉又有劾於斯者中興四十載而有吉温羅希奭之蠹政又數載而有敬羽毛若虛之危法朝經四葉獄訟再起比周惡黨勦絶善人屢撓將措之刑以傷大和之氣幸災樂禍苟售其身此又來索之罪人也嗚呼天道禍淫人道惡殺既爲禍始必以凶終故自鞅斯至于毛敬蹈其跡者卒以誅夷非不幸也嗚呼執愚賈害任天下之怨反道辱名歸天下之惡或肆諸原野人得而誅之或投之魑魅鬼得而誅之天人報應豈虚也哉俾千載之後聞其名者曾虵豕之不若悲夫昔春秋之義善惡不隱今爲酷吏傳亦所以示懲勸也語曰前事不忘將來之師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來俊臣雍州萬年人也父操博徒與鄉人蔡本結友遂通其妻因樗蒲贏本錢數十萬本無以酬操遂納本妻入操門時先已有娠而生

俊臣凶險不事生産反覆殘害舉無與比曾於和州犯奸盜被鞫遂妄告密召見奏剌史東平王續杖之一百後續天授中被誅俊臣復告密召見奏言前所告密是豫博州事枉被續決杖遂不得申則天以爲忠累遷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引之前後坐族千餘家二年擢拜左臺御史中丞朝廷累息無交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仁敬司刑評事康暐衛遂忠等同惡相濟招集無賴數百人令其告事共爲羅織千里響應欲誣陷一人即數處別告皆是事狀不異以惑上下仍皆云請付來俊臣推勘必獲實情則天於是於麗景門別置推事院俊臣推勘必獲專令俊臣等按鞫亦號爲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輩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皆有條貫支節布置事狀由緒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圜遶炙之並絕其粮餉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

出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又以索元禮等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復有鐵籠頭連其枷者輪轉于地斯須悶絕矣囚人無貴賤必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矣則天重其賞以酬之故吏競勸爲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紛然道路名流僶俛閱日而已朝士多因入朝默遭掩襲以至于族與其家無復音息故每入朝者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不如意元年地官尚書狄仁傑益州長史任令暉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宏司賓卿神基文昌左丞盧獻等六人並爲其羅告俊臣既以族人家爲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請降勑一問即承同首例得減死及脅仁傑等反仁傑嘆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已爾得減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

德壽曰尚書昔在春官時執柔任某司員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止焉仁傑既承反有司但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得冓守者求筆硯拆被頭帛書之叙寃苦置于綿衣遣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復疑矣家人得衣中書仁傑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愕然召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承反今子弟訟寃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甚安亦不去其巾帶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綝視之俊臣遽令獄卒令假仁傑等巾帶行立於西命綝視之綝懼俊臣莫敢西顧但視東唯諾而已俊臣令綝少留附進狀乃令判官妄爲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而進之鳳閣侍郎樂思晦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宜隸于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不承反臣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謂作謝死表仁傑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遂出此六家 俊臣復按大將軍張虔勗

大將軍內侍范雲仙於洛陽牧院虔勗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以亂刀斬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稱所司寃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俊臣累坐贓爲衛吏紀履忠所告下獄長壽二年除殿中丞又坐贓出爲同州參軍逼奪同列參軍妻仍辱其母萬歲通天元年召爲合宮尉擢拜洛陽令司農少卿則天賜其奴婢十人當受於司農時西蕃酋長阿史那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因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將圖其婢諸蕃長詣闕割耳劈面訟寃者數十人乃得不族時綦連耀劉思禮等有異謀明堂尉吉頊知之不自安以白俊臣發之連坐族者數十輩俊臣將擅其功復羅告頊得召見僅而免俊臣先逼娶太原王慶詵女俊臣與河東衛遂忠有舊遂忠行雖不著然好學有詞辯嘗携酒謁俊臣俊臣方與妻族宴集應門者紿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宅慢罵毀辱之俊臣恥其妻族命毆擊反接既而寃之自此構隙俊臣將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相掎摭則天屢保持之而諸

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皆怨之競剮其
肉斯須盡矣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八日詔曰國之大綱惟刑與政刑
之不中其政乃虧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等
庸流賤職姦吏險夫以麤暴爲能官以凶殘爲奉法往從按察害虐
在心倏忽加刑呼吸就戮曝骨流血其數甚多寃濫之聲盈於海內
朕唯布新澤恩被人祇撫事長懷尤深惻隱光業等五人積惡成釁
並謝生涯雖其人已殂而其跡可貶所有官爵並宜追奪其枉被殺
人各令州縣以禮埋葬還其官蔭劉景陽身今見在情不可矜特以
會恩免其嚴罰宜從貶降以雪寃情可棣州樂單縣員外尉自今內
外法官咸宜敬愼其文深刺骨跡徇凝脂高下任情輕重隨意其酷
吏丘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遊
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仁敬皇甫文備陳嘉
言等其身已死自垂拱已來枉濫殺人有官者並令削奪唐奉一依
前配流李秦授曹仁哲並與嶺南惡處開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御

史大夫程行諶奏周朝酷吏來子珣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止郭霸焦仁亶張知默李敬仁唐奉一來俊臣周興丘神勣索元禮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劉光業王德壽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王處貞二十三人殘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狀尤重子孫不許與官陳嘉言魚承曄皇甫文備傅遊藝四人情狀稍輕子孫不許近任

周興者雍州長安人也少以明習法律爲尚書省都事累遷司刑少卿秋官侍郎自垂拱已來屢受制獄被其陷害者數千人天授元年九月革命除尚書左丞上疏除李家宗正屬籍二年十一月與丘神勣同下獄當誅則天特免之徙於嶺表在道爲讎人所殺

傅遊藝衛州汲人也載初元年爲合宮主簿左肅政臺御史除左補闕上書稱武氏符瑞合革姓受命則天甚悅擢爲給事中數月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同月又加朝散大夫守鸞臺侍郎依舊同平章事其年九月革命改天授元年賜姓武氏二年正月加銀青光祿大夫兄神童爲冬官尚書兄弟並承榮寵逾月除司禮少卿停知政事夢

登湛露殿旦而陳於所親爲其所發伏誅時人號爲四時仕官言一年自青而綠及於朱紫也希則天旨誣族皇枝神龍初禁錮其子孫初遊藝請則天發六道使雖身死之後竟從其謀於是萬國俊輩恣斬戮矣

丘神勣左衛大將軍行恭子也永淳元年爲左金吾衛將軍弘道元年高宗崩則天使於巴州害章懷太子旣而歸罪於神勣左遷疊州刺史尋復入爲左金吾衛將軍深見親委受詔與周興來俊臣鞫制獄俱號爲酷吏垂拱四年博州刺史琅琊王沖起兵以神勣爲清平道大總管尋而沖爲百姓孟青捧吳希智所殺神勣至州官吏素服來迎神勣揮刃盡殺之破千餘家因加左金吾衛大將軍天授二年十月下詔獄伏誅

索元禮胡人也光宅初徐敬業起兵揚州以匡復爲名則天震怒又恐人心動搖欲以威制天下元禮探其旨告事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於洛州牧院推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廣令引數十百人衣

冠震懼甚於狼虎則天數召見賞賜張其權勢凡為殺戮者數千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効之而起矣時有諸州告密人皆給公乘州縣護送至闕下於賓館以廩之稍稱旨必授以爵賞以誘之貴以威於遠近元禮尋以酷毒轉甚則天収人望而殺之天下之人謂之來索言酷毒之極又首按制獄也載初元年十月左臺御史周矩上疏諫曰頃者小人告訐習以為常内外諸司人懐苟免姑息臺吏承接強梁非故欲規避誣構耳又推劾之吏皆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摠摺脅籤爪懸髮薰耳臥隣穢溺曾不聊生號為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以求帝王耶只是不勝楚毒自誣耳何以覈之陛下試取所告狀酌其虛實者付令推微訊動以探其情所推者必上下其手希聖旨也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聞有追攝與妻子即為死訣故

爲國者以仁爲宗以刑爲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此之謂也願
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則天從之循是制獄稍息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也貧窮不能理生業乃樂事渤海高元禮家性
無賴詭譎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反之徒
已興矣判司教思止説游擊將軍高元禮因請狀乃告舒王元名及
裴貞反周興按之並族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曲媚引與同
坐呼爲侯大曰國家用人以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即奏云獬豸獸
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對之則天大悦天
授三年乃拜朝散大夫左臺侍御史元禮復教曰在上知侯大無宅
儻以諸役官宅見借可辭謝而不受在上必問所由即奏云諸反逆
人臣惡其名不願坐其宅則天復大悦恩澤甚優思止既按制獄苛
酷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認白司馬不然即喫孟青白司馬者
洛陽有坂號白司馬坂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棒即殺瑯瑘王冲者
也思止閭巷庸奴常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而倒曳

元忠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墜脚爲鐙所挂被拖曳思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俟思止汝今爲國家御史須識禮數輕重如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爲抑我承反奈何爾佩服朱紫親銜天命不行正直之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抑教思止驚起悚怍曰思止死罪幸蒙中丞教引上牀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言竟不正時人効之以爲談謔之資侍御史霍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獻可具以其言奏則天亦大笑時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勑政事商量鳳閣侍郎李昭德撫掌爲諸宰相曰大可笑諸宰相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乎竟爲李昭德搒殺之

萬國俊洛陽人少譎異險詐垂拱後與來俊臣同爲羅織經屠覆宗枝朝貴以作威勢自司刑評事俊臣同引爲判官天授二年攝右臺

監察御史常與俊臣同按制獄長壽二年有上封事言嶺南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國俊就按之若得反狀便斬決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置于別所矯制賜自盡並號哭稱寃不服國俊乃引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鍜鍊曲成反狀仍誣奏云諸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爲變不遥則天深然其奏乃命右衛翊二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等並攝監察御史分往劒南黔中安南等六道鞫流人擢授國俊朝散大夫肅政臺侍御史光業等見國俊盛行殘殺得加榮貴乃共肆其凶忍唯恐後之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少者咸五百人亦有遠年流人非革命時犯罪亦同殺之則天後知其寃濫下制被六道使所殺之家口未歸者並遞還本管國俊等俄亦相次而死皆見鬼物爲祟或有流竄而終

來子珣雍州長安人永昌元年四月以上書陳事除左臺監察御史時朝士有不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曰臣聞束帶立於朝舉朝大噱

則天委之按制獄多希旨賜姓姓武氏字家臣天授中丁父憂起復朝散大夫侍御史時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并兄子鷹揚郎將軍虔通等爲子珣誣告謀反誅又於盱眙毀其父左監門大將軍伯英棺柩俄又轉爲游擊將軍右羽林中郎將常衣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鄙之長壽元年配流愛州卒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也告變授游擊將軍天授中拜右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中拜左臺侍御史來俊臣羅告衣冠延載元年俊臣貶弘義亦流放瓊州妄稱勅追時胡元禮爲侍御史使嶺南道次于襄鄧會而按之弘義詞窮乃謂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任御史元禮任洛陽尉元禮今爲御史公乃流囚復何氣類乃搒殺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氈褥遭之者斯須氣絶矣苟自誣引則易於他房與俊臣常行移牒州縣慴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野葛也弘義常於鄉里傍舍求瓜主悋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命人捕逐斯須園苗盡矣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

白兕御史

郭霸廬江人也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應革命舉拜左臺監察御史如意元年除左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二年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則天悅故拜焉時人號爲四其御史時大夫魏元忠臥疾諸御史盡往省之霸獨居後比見元忠憂懼請示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悚霸悅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即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朝士嘗推芳州刺史李思徵榜捶考禁不勝而死聖曆中屢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遽歸命家人曰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上其廷曰汝枉陷我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刳其腹斯須蛆爛矣是日閭里亦見兵馬數十騎駐于門少頃不復見矣時洛陽橋壞行李弊之至是功畢則天嘗問羣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橋成幸郭霸死此即好事

吉頊洛州河南人也身長七尺陰毒敢言事進士舉累轉明堂尉萬歲通天二年有箕州刺史劉思禮自云學於張憬藏善相云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應圖讖有兩角騏驎兒之符命頊告之則天付武懿宗與頊對訊懿宗與頊誘思禮令廣引朝士必全其命思禮乃引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通天官侍郎劉奇石抱忠鳳閣舍人王處來庭主簿栁璆給事中周潘涇州刺史王勔監察御史王助司議郎路敬淳司門員外郎劉愼之右司員外郎宇文全志等三十六家微有悞意者必構之楚毒百端以成其獄皆海內賢士名家天下寃之親故連累竄逐者千餘人頊由是擢拜右肅政臺中丞日見恩遇明年突厥寇陷趙定等州則天召頊檢校相州刺史以斷賊南侵之路頊以素不習武爲辭則天曰賊勢將退藉卿威名鎮遏耳初太原有術士温彬茂高宗時老臨死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即詣闕獻之愼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狀中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之事故則天知賊至趙州而退頊初至州募人略無應

者俄而詔以皇太子爲元帥應募者不可勝數及賊退頊入朝奏之則天甚悅聖曆二年臘月遷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易之昌宗諷則天置控鶴監官員則天以易之爲控鶴監頊素與易之兄弟親善遂引頊以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俱爲控鶴内供奉時議甚不悅初則天以頊幹辯有口才偉儀質堪委以心腹故擢任之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於殿中懿宗短小俯僂頊聲氣凌厲下視懿宗嘗不相假則天以爲卑我諸武於我前其可倚與其年十月以弟作僞官貶琰川尉後改安固尉尋卒初中宗未立爲皇太子時易之昌宗嘗密問頊自安之策頊云公兄弟承恩既深非有大功於天下則不全矣今天下士庶咸思李家廬陵既在房州相王又在幽閉主上春秋既高須有付託武氏諸王殊非屬意明公若能從容請建立廬陵及相王以副生人之望豈止轉禍爲福必長享茅土之重矣易之然其言遂承間奏請則天知頊首謀召而問之頊曰廬陵王及相王皆陛下之子先帝顧託

於陛下當有主意唯陛下裁之則天意乃定項既得罪時無知者憲宗即位左右發明其事乃下制曰故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項體識宏遠風規久大嘗以經緯之才允膺匡佐之委時王命中否人謀未輯首陳返政之議克副祈天之基永懷遺烈寧忘厥効可贈左御史臺大夫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六

#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六下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 酷吏下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也解褐典儀累拜監察御史中宗朝武三思恃庶人勢駙馬都尉王同皎謀誅之事洩令紹之按問而誅同皎紹之初按問同皎張仲之祖延慶謀衣袖中發調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宋之遜以其外妹妻延慶曰今日將行何事而以妻爲之遜固抑而延慶且洽其心矣之遜子曇密發之乃勑右臺大夫李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直盡其事詔宰相李嶠等對問諸相懼三

思威權但僶俛佯不問仲之延慶言曰宰相中有附會三思者嶠與
承嘉耳言復說誘紹之其事乃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
至即爲紹之所擒塞口反接送獄中紹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
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棒之而臂折大呼天者六七謂紹之
曰反賊臂且折矣命已輸汝當訴爾於天帝因裂衫以束之乃自誣
反而遇誅紹之自此神氣自若朝廷側目累遷左臺侍御史奉使江
左經汴州辱録事參軍魏傳弓尋拜監察御史紹之後坐贓汚詔傳
弓按之獲贓五千餘貫以聞當坐死韋庶人妹保持之遂黜放爲嶺
南瓊山尉傳弓初按紹之紹之在揚州色動謂長吏盧萬石曰頃辱
傳弓今爲所按紹之死矣逃入西京爲萬年尉擒之擊折其足因授
南陵令員外置開元十三年累轉括州長史同正員不預知州事死
周利貞神龍初爲侍御史附託權要爲桓彥範敬暉等五王嫉之出
爲嘉州司馬時中書舍人崔湜與桓敬善武三思用事禁中彥範憂
之託心腹於湜湜反露其計於三思爲三思所中盡流嶺南湜勸盡

殺之以絶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利貞即湜之表兄因舉爲此行利貞至皆鴆殺之因擢爲左臺御史中丞先天元年爲廣州都督時湜爲中書令與僕射劉幽求不叶陷幽求徙于嶺表諷利貞殺之爲桂州都督王晙護之逗留獲免無何玄宗正位利貞與薛季昶宋之問同賜死於桂州驛

王旭太原祁人也曾祖珪貞觀初爲侍中尚永寧公主旭解褐鴻州參軍轉兖州兵曹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桓彦範等誅張易之昌宗兄弟尊立孝和皇帝其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斬之賫其首赴于東都遷幷州録事參軍唐隆元年玄宗誅韋庶人等幷州長史周仁軌韋氏之黨有詔誅之旭不覆勑又斬其首馳赴西京開元二年累遷左臺侍御史時光禄少卿盧崇道以崔湜妻父貶於嶺外逃歸匿於東都爲讎家所發詔旭究其獄旭欲擅其威權因捕崇道親黨數十人皆極其楚毒然後結成其罪崇道及三子並杖死於都亭驛門生親友皆決杖流貶時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寃之旭又與御史大

夫李傑不叶遞相糾訐傑竟左遷衢州刺史旭旣得志擅行威福由
是朝廷畏而鄙之五年遷左司郎中常帶侍御史旭爲吏嚴苛左右
無敢支梧每銜命推劾一見無不輸欵者時宋王憲府掾紀希虬兄
任劍南縣令被告有贓私旭使至蜀鞫之其妻美旭逼威之因奏决
殺縣令納贓數千萬至六年希虬遣奴詐爲祗承人受顧在臺事旭
累月旭賞之召入宅中委以腹心其奴密記旭受饋遺囑託事乃成
數千貫歸謁希虬希虬銜泣見憲叙以家寃憲憫之執其狀以奏詔
付臺司劾之贓私累巨萬貶龍平尉憤恚而死甚爲時人之所慶快
吉温天官侍郎頊弟琚之孽子也諂詭能謟事人遊於中貴門愛若
親戚性禁害果於推劾天寶初爲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嶷承恩倖
引温入對玄宗目之而謂嶷曰是一不良漢朕不要也時蕭炅爲河
南尹河南府有事京臺差温推詰事連炅堅執不捨賴炅與右相李
林甫善抑而免之及温選炅已爲京兆尹一唱萬年尉卽就其官人
爲危之時驃騎高力士常止宿宫禁或時出外第炅必謁焉温先馳

與力士言謔甚洽握手呼行第炅覩之歎伏及他日温謁炅於府庭遽布心腹曰他日不敢隳國家法今日已後洗心事公炅復與盡歡會林甫與左相李適之駙馬張垍不叶適之兼兵部尚書垍兄均爲兵部侍郎林甫遣人訐出兵部銓曹主簿事令史六十餘人僞濫事圖覆其官長詔出付京兆府與憲司對問數日竟不究其由炅使温劾之温於院中分囚於兩處温於後廳佯取兩重囚訊之或杖或壓痛苦之聲所不忍聞即云若存性命乞紙盡答令史輩素諳温各自誣伏罪及温引問無敢違者晷刻間事輯驗囚無栲訊決罰處常云若遇知已南山白額獸不足縛也會李林甫將起刑獄除不附已者乃引之於門與羅希奭同鍛鍊詔獄五載因中官納其外甥武敬一女爲盛王琦妃擢京兆府士曹時林甫專謀不利於東儲以左驍衛兵曹柳勣杜良娣妹婿令温推之温追著作郎王曾前右司禦率府倉曹王修已左武衛司戈盧寧左威衛騎曹徐徵同就臺鞫數日而獄成勣等杖死積屍於大理寺六載林甫又以戶部侍郎兼御史中

丞楊愼矜違忤其旨御史中丞王鉷與愼矜親而嫉之同構其事云蓄圖讖以己是隋煬帝子孫闚於興復林甫又奏付溫鞫焉愼矜下獄繫之使溫於東京收捕其兄少府少監愼餘弟洛陽令愼名於汝州捕其門客史敬忠敬忠頗有學嘗與朝貴遊蹉跎不進與溫父琚情契甚密溫孩孺時敬忠嘗抱撫之溫令河南丞姚開就擒之鎖其頸布袂蒙面以見溫溫驅之於前不交一言欲及京使典誘之云楊愼矜今欵招已成須子一辨若解人意必活忤之必死敬忠迴首曰七郎乞一紙溫佯不與見詞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辯皆符溫旨喜曰丈人莫相怪遂徐下拜及至溫湯始鞫愼矜以敬忠詞爲證及再搜其家不得圖讖林甫恐事洩危之乃使御史盧鉉入搜鉉乃袖讖書而入於隱僻中詬而出曰逆賊牢藏秘記今得之矣指於愼矜小妻韓珠團婢見舉家惶懼且行捶擊誰敢忤焉獄乃成愼矜兄弟賜死溫自是威振衣冠不敢偶言溫早以嚴毒聞頻知詔獄忍行枉濫推事未訊問已作奏狀計贓數及被引問便懾懼即隨意而書無敢

惜其生者因不加栲擊獄成矣林甫深以溫爲能擢戶部郎中常帶
御史林甫雖倚以爪牙溫又見安祿山受主恩驃騎高力士居中用
事皆附會其間結爲兄弟常謂祿山曰李右相雖觀察人事親於三
兄必不以兄爲宰相溫雖被驅使必不超擢若三兄奏溫爲相即奏
兄堪大任擠出林甫是兩人必爲相矣祿山悅之時祿山承恩無敵
驟言溫能玄宗亦忘曩歲之語十載祿山加河東節度因奏溫爲河
東節度副使幷知節度營田及管內採訪監察留後事其載又加兼
鴈門太守仍知安邊郡鑄錢事賜紫金魚袋及丁所生憂祿山又奏
起復爲本官尋復奏爲魏郡太守兼侍御史楊國忠入相素與溫交
通追入爲御史中丞仍充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溫於范陽辭祿山
令累路館驛作白紬帳以候之又令男慶緒出界送攏馬出驛數十
步及至西京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十三載正月祿山入朝
拜左僕射充閑廐使因奏加溫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閑廐副內
營田五坊等副使時楊國忠與祿山嫌隙已成溫轉厚於祿山國忠

又忌之其冬河東太守韋陟入奏於華清宮陟自謂失職託於溫結歡於祿山廣載河東土物饋於溫又及權貴國忠諷評事吳豸之使鄉人告之召付中書門下對法官鞫之陟伏其狀貶桂嶺尉溫澧陽長史溫判官員錫新興尉明年溫又坐贓七千匹及奪人口馬姧穢事發貶端州高要尉溫至嶺外遷延不進依於張博濟止於始安郡八月遣大理司直蔣沇鞫之溫死於獄中博濟及始安太守羅希奭死於州門初溫之貶斥玄宗在華清宮謂朝臣曰吉溫是酷吏子姪朕被人誑惑用之至此屢勸朕起刑獄以作威福朕不受其言今去矣卿等皆可安枕也初開元九年有王鈞爲洛陽尉十八年有嚴安之爲河南丞皆性毒虐笞罰人畏其不死皆杖訖不放起須其腫憒徐乃重杖之膿血流地苦楚欲死鈞與安之始眉目喜暢故人吏懾懼溫則售身權貴噬齧衣冠來頗異耳溫九月死始與十一月祿山起兵作亂人謂與溫報讎耳祿山入洛陽城即僞位玄宗幸蜀後祿山求得溫一子總六七歲授河南府叅軍給與財帛初溫之按楊愼

矜侍御史盧鉉同其事鉉初爲御史作韋堅判官及堅爲李林甫所嫉鉉以堅欵曲發於林甫冀售其身及按慎矜鉉先與張瑄同臺情旨素厚貴取媚於權臣誣瑄與楊慎矜共解圖讖持之爲驢駒板橛以成其獄又爲王鉷閑廄判官鉷緣邢縡事朝堂被推鉉證云大夫將白帖索廄馬五百匹以助逆我不與之鉷死在晷刻鉉忍誣之衆咸怒恨焉及被貶爲廬江長史在郡忽見瑄爲祟乃云端公何得來乞命不自由鉉須臾而卒

羅希奭本杭州人也近家洛陽鴻臚少卿張博濟堂外甥爲吏持法深刻天寶初右相李林甫引與吉溫持獄又與希奭姻婭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自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鄔元昌楊慎矜趙奉璋下獄事皆與溫鍛錬故時稱羅鉗吉網惡其深刻也八載除刑部員外轉郎中十一載李林甫卒出爲中部始安二太守仍充當管經略使十四載以張博濟吉溫韋陟韋誡奢李從一員錫等流貶皆於始安希奭或令假攝右相楊國忠奏遣司直蔣

沆往按之復令張光奇替爲始安太守仍降敕曰前始安郡太守充當管經略使羅希奭幸此資序叨居牧守地列要荒人多窴殛尤加委任既絶姦訛翻乃嘯結逋逃羣聚不逞應是流貶公然安置或差攝郡縣割剝黎甿或輙借舘宇侵擾人吏不唯輕侮典憲實亦隳壞紀綱擢髪數僣豈多其罪可貶海東郡海康尉員外置張博濟往託回邪跡惟憑恃嘗自抵犯又坐親姻前後貶官歲月頗久逗遛不赴情狀難容及命按舉仍更潛匿亡命逭刑莫斯爲甚並當切害合峻常刑宜於所在各決重杖六十使夫爲政之士克守章程負罪之人期於悛革凡厥在位宜各悉心時貞錫李從一韋誠奢吉承恩並決杖遣司直宇文審往監之

毛若虚絳州太平人也眉毛覆於眼其性殘忍初爲蜀川縣尉使司以推勾見任天寶末爲武功丞年已六十餘矣肅宗收兩京除監察御史審國用不足上策徵剝財貨有潤於公者日有進奉漸見任用稱旨每推一人未鞫即先收其家資以定贓數不滿望即攤徵鄉里

近親峻其威權人皆懼死輸納不差晷刻乾元二年鳳翔府七坊押官先行剽劫州縣不絕制因有劫殺事縣尉謝夷甫因衆怒遂搒殺之其妻訴於李輔國輔國奏請御史孫瑩鞫之瑩不能正其事又令中丞崔伯陽三司使雜訊之又不證成其罪因令若虛推之遂歸罪於夷甫伯陽與之言若虛頗不遜伯陽數讓之若虛馳謁告急肅宗曰卿且出對曰臣出即死矣肅宗潛留若虛簾内召伯陽至伯陽頗短若虛上怒叱出之因流貶伯陽同推官十餘人皆於嶺外遠惡處宰相李峴以左右於瑩等亦被貶斥於是若虛威震朝列公卿懾懼矣尋擢爲御史中丞上元元年貶賓化尉而死

敬羽寶鼎人也父昭道開元初爲監察御史羽皃寢而性便僻善候人意言天寶九載爲康成縣尉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引在幕下及肅宗於靈武即大位羽尋擢爲監察御史以苛刻徵剥求進及收兩京後轉見委任作大枷有鼽鼊音尾楡著即悶絶又臥囚於地以門關輾其腹號爲肉餺飥掘地爲坑實以棘刺以敗席覆上領囚臨坑訊

之必墜其中萬刺攢之又捕逐錢貨不減毛若虛上元中擢爲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鄭國公李遵爲宗子通事舍人李若冰告其贓私詔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於小牀羽小瘦遵豐碩頃間問即倒請垂足羽曰尚書下獄是囚羽禮延坐何得慢耶遵絕倒者數四請問羽徐應之授紙筆書贓數千貫奏之肅宗以勳舊捨之但停宗正卿及嗣薛王珍潛謀不軌詔羽鞫之羽召支黨羅於廷索勛鼈揄枷之布栲訊之具以繞之信宿成獄珍坐死右衛將軍竇如玢試都水使者崔昌等九人並斬太子洗馬趙非熊陳王府長史陳闕楚州司馬張昴左武衛兵曹參軍焦自榮前鳳翔府郿縣主簿李屈廣文館進士張夐等六人決殺駙馬都尉薛履謙賜自盡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戶胡人康謙善賈資產億萬計楊國忠爲相授安南都護至德中爲試鴻臚卿專知山南東路驛人嫉之告其陰通史朝義謙髭鬚長三尺過帶按之兩宿鬢髮皆禿膝踝亦栲碎視之者以爲鬼物非人類也乞捨其生以後送狀奏殺之沒其資產羽與毛若虛在

臺五六年間臺中囚繫不絶又有裴昇畢曜同爲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當時有毛敬裴敬之稱裴畢尋又流黔中羽寶應元年貶爲道州刺史尋有詔殺之羽聞之衣凶服南奔溪洞爲吏所擒臨刑袖中執州縣官吏犯贓私狀數紙曰有人通此狀恨不得推究其事主州政者無宜寢也

贊曰王德將衰政在姦臣鷹犬搏擊縱之者人遭其毒螫可爲悲辛作法爲害延濫不仁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六下

[illegible]

#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七上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 忠義上

王求禮　　甝欽融　郎岌附

安金藏

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軻曰生亦我所有義亦我所有捨生而取義可也古之德行君子動必由禮守之以仁造次顛沛不違于素有若仲由之結纓鉏麑之觸樹紀信之蹈火豫讓之斬衣此所謂殺身成仁臨難不苟者也然受刑一代顧瞻七族不犯難者有終身之利隨市道者獲當世之榮苟非氣義不群貞剛絕俗安能碎所重之支體狥他人之義哉則由麑信讓之徒君人者常宜血祀況自有其臣乎即如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段秀實挺笏而擊元兇張巡姚誾之守城杲卿真卿之罵賊又愈於金藏秀實等各見本傳今採夏侯端李憕已下附于此篇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之孫也仕隋為大理司直高祖龍潛時與其結交大業中高祖帥師於河東討捕遁請端為副時煬帝幸江都盜賊日滋端頗知玄象善相人說高祖曰金玉牀搖動

此帝座不安叅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實沉之次天下方亂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曉察情多猜忍切忌諸李強者先誅全才既死明公豈非其次若早爲計則應天福不然者則誅矣高祖深然其言及義師起端在河東爲吏所捕送于長安因之高祖入京城釋之引入卧内與語極歡授秘書監屬李密爲王世充所破以衆來降關東之地未有所屬端固請往招諭之乃加大將軍持節爲河南道招慰使至黎陽李勣發兵送之自澶水濟河傳檄郡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並遣使送款行次譙州會亳州刺史丁叔則及汴州刺史王要漢並以所部降於世充路遂隔絶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端知事必不濟乃坐澤中盡殺私馬以會軍士因歔欷曰今王師已敗諸處並没卿等土壤悉皆從僞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見委然我奉王命不可從卿有妻子無宜効我可斬吾首持歸於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端又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衆士抱持之皆曰公於唐家非有親屬但以忠義之故不辭於死諸人與公共

事經涉艱危豈有害公而取富貴復與同進潛行五日餓死者十三四又爲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大半端唯與三十餘人東走採生𧯷豆而食之猶持節與之俱卧起謂衆人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中我受國恩所以然耳今卿等何乃相伴死乎可散投賊猶全性命吾當抱此一節與之俱殞衆又不去屬李公逸爲唐守杞州聞而勒兵迎館之于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公逸感端之義獨堅守不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禮甚厚仍送除書以端爲淮南郡公吏部尚書端對其使者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之官自非斬我頭將往見汝何容身苟活而屈於賊乎遂焚其書拔刀斬其所遺衣服因發路西歸解節旄懷之取竿加刃從間道得至宜陽初山中險峻先無蹊徑但冒履榛梗晝夜兼行從者三十二人或墜崖溺水遇猛獸而死又半其餘至者皆鬢髮禿落形貌枯瘠端馳驛奉見但謝無功殊不自言艱苦高祖憫之復以爲秘書監俄出爲梓州刺史所得料錢皆散施孤寡貞觀元年病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高昌王豐生之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杲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粮盡遂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数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杲觧圍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爲賊所擒仁杲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餓亡在朝夕秦王率数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勉以全忠節仁杲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脚至膝馳騎射殺之至死聲色逾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屍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謚曰忠壯令其子襲官爵幷賜田宅

常達陜人也初仕隋爲鷹揚郎將数從高祖征伐甚蒙親待及義兵起達在霍邑從宋老生來拒戰老生敗達懼自匿不出高祖謂達已死令人閲屍求之及達奉見高祖大悅以爲統軍武德初拜隴州刺史時薛舉屡攻之不能尅乃遣其將仵士政以数百人僞降達達不之測厚加撫接士政伺隙以其徒刼達擁城中二千人而叛牽達以

見於舉達詞色抗厲不爲之屈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否達曰正是瘦老嫗何足可識竟釋之有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否答曰汝逃死奴瞋目視之貴怒拔刀將斫達人救之獲免及仁杲平高祖見達謂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須載之史策也執仵士政撲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復拜隴州刺史卒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也大業中長白山賊王簿左才相孟讓來寇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討擊士信年始十四固請自効須陀謂曰汝形容未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怒重著二甲左右雙鞬而上馬須陀壯而從之擊賊濰水之上陣纔列士信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槍承之戴以略陣賊衆愕然無敢逼者須陀因而奮擊賊衆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輒劓其鼻而懷之及還則驗鼻以表殺賊之多少也須陀甚加歎賞以所乘馬遺之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爲副煬帝遣使慰喻之又令畫工寫須陀士信戰陣之圖

上于內史及須陀爲李密所殺士信隨裴仁基率衆歸于密署爲總
管使統所部隨密擊王世充敗士信躍馬突進身中数矢乃陷於世
充軍世充知其驍勇厚禮之與同寢食後世充破李密得密將邴元
真等盡拜爲將軍不復專重之士信恥與爲伍率所部千餘人奔于
穀州高祖以爲陝州道行軍總管使圖世充及大軍至洛陽士信以
兵圍世充千金堡中有大罵之者士信怒夜遣百餘人將嬰兒数十
至于堡下詐言從東都來投羅總管因令嬰兒啼譟既而佯驚曰此
千金堡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是東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
伏兵於路候其開門奮擊大破之殺無遺類世充平擢授絳州總管
封剡國公尋從太宗擊劉黑闥於河北有洺水人以城來降遣士信
入城據守賊悉衆攻之甚急遇雨雪大軍不得救經数日城陷爲賊
所擒黑闥聞其勇意欲活之士信詞色不屈遂遇害年二十太宗聞
而傷惜購得其屍葬之謚曰勇士信初爲裴仁基所禮嘗感其知己
之恩及東都平遂以家財收歛葬於北邙又云我死後當葬此墓側

及卒果就仁基左而託葬焉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也大業末為南陽郡丞高祖尅京師遣馬元規撫慰南山子臧堅守不下元規遣使諷諭之前後数輩皆為子臧所殺及煬帝被殺高祖又遣其壻薛君倩賫手詔諭旨子臧乃為煬帝發喪成禮而後歸國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時朱粲新敗子臧率所部数千人與元規併力將擊之謂元規曰朱粲新破之後上下危懼一戰可擒若更遷延部衆稍集力強食盡必死戰於我為患不細也元規不納子臧請以本兵獨戰又不許俄而粲衆大至元規懼退保南陽子臧謂元規曰言不見納以至於此老夫今坐公死矣粲果率兵圍之遇霖雨城壁皆壞所親者知城必陷固勸其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於是率其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遇害
張道源并州祁人也年十五父死居喪以孝行稱縣令郭湛改其所居為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友人客遊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

驚擾主人遂共屍卧達曙方哭親步營送至其本鄉里高祖舉義召授大將軍府戶曹叅軍及平京城遣道源撫慰山東燕趙之地爭來款附高祖下書褒美累封范陽郡公後拜大理卿時何稠士澄有罪家口籍沒仍以賜之道源歎曰人有否泰蓋亦是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為僕妾豈近仁者之心乎皆捨之一無所取尋轉太僕卿後歷相州都督武德七年卒官贈工部尚書謚曰節道源雖歷職九卿身死日唯有粟兩碩高祖深異之賜其家帛三百段

族子楚金

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為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居也乃俱薦擢第楚金高宗時累遷刑部侍郎儀鳳年有妖星見楚金上疏極言得失高宗優納賜帛二百段則天臨朝歷位吏部侍郎秋官尚書賜爵南陽侯為酷吏周興所陷配流嶺表竟卒於徙所著翰苑三十卷紳

誠三卷並傳於時

李公逸汴梁雍丘人也隋末與族弟善行以義勇爲人所附初歸王世充知其必敗遣間使請降高祖因以雍丘置杞州拜爲總管封陽夏郡公又以善行爲杞州刺史世充遣其從弟辯率衆攻之公逸遣使請援高祖以其懸隔賊境未即出兵公逸乃畱善行居守自入朝請救行至襄城爲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送于洛陽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有說安在公逸荅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世充怒斬之善行竟沒於賊高祖聞而悼惜封其子爲襄邑縣公

張善相許州襄城人也大業末爲里長每督縣兵逐小盜爲衆所附遂據本郡歸於李密密敗以城歸國高祖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數攻之善相頻遣使請救兵既不赴城中粮盡自知必敗謂寮屬曰死當斬吾頭以歸世充衆皆泣曰寧與公同死終不獨生後城陷被擒送於世充辭色不撓罵世充極口尋被害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封其子爲襄城郡公

李玄通雍州藍田人仕隋鷹揚郎將義兵入關率所部歸國累除定州總管劉黑闥反叛攻之城陷被擒黑闥重其才欲以為大將玄通歎息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食來相寬慰吾當為諸君一醉遂與樂飲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及曲終太息而言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因潰腹而死高祖聞而為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為大將

敬君弘絳州太平人齊右僕射顯儁曾孫也武德中為驃騎將軍封黔昌縣侯掌屯營兵於玄武門加授雲麾將軍隱太子建成之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率兵犯玄武門君弘挺身出戰其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乃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並遇害太宗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馮立同州馮翊人也有武藝略涉書記隱太子建成引爲翊衛車騎將軍託以心膂建成被誅其左右多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於是率兵犯玄武門苦戰久之殺屯營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在東宮潛爲間構阻我骨肉汝罪一也昨日復出兵來戰殺傷我將士汝罪二也何以逃死對曰出身事主期之效命當職之日無所顧憚因伏地歔欷悲不自勝太宗慰勉之立歸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濟終當以死奉荅未幾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衆太宗聞而嘉歎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黷貨爲蠻夷所患由是數怨叛立到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爲食豈止一盃耶安能易吾性乎遂畢飲而去在職數年甚有惠政卒於官

謝叔方雍州萬年人也初從巢剌王元吉征討數有戰功元吉奏授屈咥直府左軍騎太宗誅隱太子及元吉於玄武門叔方率府兵與

馮立合軍拒戰于北闕下殺敬君弘呂世衡太宗兵不振秦府護軍尉遲敬德傳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馬號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義士也命釋之歷遷西伊二州刺史善綏邊鎮胡戎愛而敬之如事嚴父貞觀末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洪廣二州都督永徽中卒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謇傲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為潁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焉徒步不前計無所出義方解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俄受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特進魏徵甚禮之將以姪女妻之義方竟娶徵之姪女告人曰昔不附宰相之勢今感知己之言故也轉太子校書無何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為文曰思帝鄉而北顧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忠諸己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乎覆舟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無作神羞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渡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

集生徒親爲講經行釋奠之禮清歌吹籥登降有序縉紳大喜貞觀二十三年改授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身獨步從而還先之原武葬皎告祭張亮送皎妻子歸其家而往洹水轉雲陽丞擢爲著作佐郎顯慶元年遷侍御史時中書侍郎李義府執權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義府悅之託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高宗又勑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重按其事正義自縊高宗特原義府之罪義方以義府姦蠹害政將加彈奏以問其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劍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也雖死不恨義方乃先奏曰臣聞春鸎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人有賤而言忠臣去歲冬初雲陽下縣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清選未幾又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顧視生涯隕首非報唯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伏以李義府枉殺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應更有鞫問然天

于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亦不可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失之於四凶漢祖失之於陳豨光武失之於逄萌魏武失之於張邈此四帝者英傑之主然失之於前得之於後今陛下繼聖撫育萬邦蠻陬夷落猶懼疎網況輦轂咫尺姦臣肆害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縊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王出賞罰之柄下移佞寵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重鞫正義死由雪寃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乃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王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劒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颺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群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屆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

典共清忠臣將膺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左遷萊州司户參軍秩滿家于昌樂聚徒教授母卒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年五十五撰筆海十卷文集十卷門人何彦光員半千爲義方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半千者齊州全節人也事義方經十餘年博涉經史知名河朔則天時官至天官侍郎撰三國春秋二十卷行於代自有傳

成三郎幽州漁陽人也光宅年爲左豹韜衛長上果毅李孝逸之討徐敬業以爲前鋒與賊戰於高郵官軍敗績被擒送于江都賊黨唐之奇紿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郎大呼曰我是果毅成三郎不是將軍李孝逸官軍已圍爾數重破爾在於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家口配沒終不及我之奇怒斬之敬業平贈左監門將軍謚曰勇時曲阿令尹元貞亦死敬業之難尹元貞者瀛州河間人也在曲阿聞敬業攻陷潤州率兵赴援及戰敗被擒敬業臨以白刃脅令附己將加任用元貞詞色慷慨竟不之屈尋遇害敬業平贈潤州刺史

謚曰壯
高叡雍州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熲孫也父表仁穀州刺史叡少以明經累除桂州都督尋加銀青光祿大夫轉趙州刺史封平昌縣子聖歷初突厥默啜來寇叡嬰城固守長史唐波若見城圍甚急遂潛謀應賊叡覺之將自殺不死俄而城陷被擒更令招喻諸縣未降者叡竟不從遂爲所殺初賊將至州境或謂叡曰突厥所向無前百姓喪膽明公力不能禦不若降之叡曰吾爲天子刺史不戰而降其罪大矣則天聞而深歎息之贈冬官尚書謚曰節及賊退唐波若伏誅家口籍沒因下制曰故趙州刺史高叡狂賊既至死節不降長史唐波若不能固城相率歸賊高叡已加襃贈波若等身死破家賞罰既行須敦懲勸宜頒示天下咸使知聞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爲相王府文學王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書舍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每詢訪故事焉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深達政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故事問高仲舒今事問崔琳則又

何所疑矣仲舒累遷太子右庶子卒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侍中駙馬都尉寬之曾孫其先自瑯琊仕江左陳亡徙家河北同皎長安中尚皇太子女定安郡主授朝散大夫行太子典膳郎敬暉等討張易之兄弟也遣同皎與右羽林將軍李多祚迎太子於東宮請太子至玄武門指麾將士太子初拒而不許同皎諷諭切至太子乃就駕以功授右千牛將軍封瑯琊郡公賜實封五百户及郡主進封爲公主拜同皎爲駙馬都尉尋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光祿卿神龍二年同皎以武三思專權任勢謀爲逆亂乃招集壯士期以則天靈駕發引刼殺三思同謀人撫州司倉冉祖雍具以其計密告三思三思乃遣校書郎李悛上言同皎潛謀殺三思後將擁兵詣闕廢黜皇后帝然之遂斬同皎于都亭驛前籍沒其家臨刑神色不變天下莫不寃之睿宗即位令復其官爵執冉祖雍李悛並誅之初以同皎叶謀有武當丞

周憬者壽州壽春人也事既洩遁於比干廟中自刎而死臨終謂左

右曰比干古之忠臣也儻神道聰明應知周憬忠而死也韋后亂朝寵樹邪佞武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也可懸吾頭於國門觀其身首異門而出其後皆如其言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也博學尤明周禮及春秋左氏傳大足元年投匭上疏曰陛下欽聖皇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應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思虞舜褰裳周公復辟良以大禹至聖成王既長推位讓國其道備焉故舜之於禹事其親族旦舉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殷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臣聞自昔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等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是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府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令年尚幼小未閑養人之術請擇立師傅成其

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葉重光饗祀不輟斯爲美矣豈不大哉疏奏則天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長安二年又上疏曰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機殷廣令陛下兼知其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驩兜在其間陛下骨肉之恩阻陛下子母之愛忘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節天下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軫念亦罔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尭文武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群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踐宸極歃血爲盟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唯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徒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謌當太子逗留年德俱盛

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機務自恬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稍輟萬機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爲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爲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疏奏不納明年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安恒又抗疏申理之曰臣聞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濟天下之心能進天下之善除天下之惡若爲君王而不行此四者則當神冤鬼怒陰錯陽亂欲使國家榮泰其可得乎陛下革命之初勤於庶政親總萬機博採謀猷傍求俊乂故

海內以陛下爲之主矣暮年已來怠於政教讒邪結黨水火成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爲受佞之主矣邪正莫辯訢訟含冤豈陛下昔是而今非蓋居安忘危之失也臣竊見御史大夫檢校太子右庶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元忠廉直有聞位居宰輔履忠正之基者用元忠爲龜鏡踐邪佞之路者嫉元忠若仇讎麟臺監張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國無功不逾數年遂極隆貴自當飲冰懷懼酌水思清夙夜兢兢以荅恩造不謂溪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獻馬先害忠而損善將斯亂代之法汙我明君之朝自元忠下獄臣見長安城內街談巷議皆以陛下委任姦宄斥逐賢良以元忠必無不順之言以易之必有交亂之意相逢偶語人心不安雖有忠臣烈士空撫髀於私室而鉗口不敢言者皆懼易之等威權恐無辜而受戮亦徒虛死耳今賊虜強盛徵斂煩重以臣言之萬姓不勝其弊況又聞陛下縱逸說慝禁錮良善賞刑失中則遐邇生變臣恐四夷因之則窺覘得失以爲邊郡之患百姓因之即結聚義兵以除君

側之悪復恐逐鹿之黨叩關而至亂階之徒從中相應爭鋒於朱雀門内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事以謝之復何方以禦之臣今爲陛下計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元忠之網復其爵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好生悪殺縱不能斬佞臣頭以塞人望臣請奪其榮寵翦其羽翼無使權柄在手驕横日滋專國倍於穰侯廻天過於左悺則社稷危矣惟陛下圖之臣本微賤不識元忠易之豈此可親而彼可疎但恐讒邪長而忠臣絶伏願陛下暫垂天鑒察臣此心即微臣朝志得行夕死無恨疏奏易之等大怒欲遣刺客殺之賴正諫大夫朱敬則鳳閣舍人桓彦範著作郎魏知古等保護以免安恒神龍初爲集藝館内教節愍太子之殺武三思也或言安恒預其謀遂下獄死睿宗即位知其寃下制曰故蘇安恒文學基身鯁直成操往年抗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于懷宜贈寵章式旌徽烈可贈諫議大夫時又有俞文俊王求禮亦以直言見稱

俞文俊者荊州江陵人則天載初年新豐因風雷山移乃改縣名爲慶山四方畢賀文俊詣闕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埴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修德以荅天譴不然恐殃禍至矣則天大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王求禮者許州長社人則天時爲左拾遺時武懿宗統兵討契丹畏懦不敢進及賊平懿宗奏滄瀛等數百家從賊請誅之求禮廷折之曰此等素無武備城池不完遇賊畏懼苟從之以求生豈素有背叛之心也懿宗擁強兵數十萬聞賊輒退使其滋蔓又欲移罪於草澤詿誤之人豈爲臣之道臣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荅則天遂寬脅從者之罪後都城三月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以爲瑞雪率群官表賀求禮曰公爲宰相不能燮理陰陽非時降雪又將災而爲瑞誣罔視聽若以三月雪爲瑞雪即臘月雷亦爲瑞雷耶味道不從

求禮累遷左臺殿中侍御史神龍初爲衛王掾病卒○燕欽融洛州偃師人也景龍末爲許州司戶參軍時韋庶人干預國政盛封拜群從子弟又與悖逆庶人及駙馬都尉武延秀中書令宗楚客等將圖危宗社欽融連上奏其事庶人大怒勸中宗召欽融廷見撲殺之宗楚客又私令執法者加刃欽融因而致死睿宗即位下制曰故許州司戶參軍燕欽融先陳忠讜頻列章奏雖干非其位而進不顧身永言奄亡誠所傷悼方開諫路宜慰窀穸可贈諫議大夫仍令備禮改葬特授一子官先是定州人郎岌亦備陳韋庶人及宗楚客將爲逆亂之狀中宗不納而韋庶人勸杖殺之睿宗即位追贈諫議大夫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初爲太常工人載初年則天稱制睿宗號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內侍范雲仙並以私謁皇嗣腰斬自此公卿已下並不得見之唯金藏等工人得在左右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窮鞫其狀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確然無辭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

佩刀自剖其胷五藏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絶而仆則天聞之令轝入宫中遣醫人却内五藏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傅之藥經宿金藏始甦則天親臨視之歎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令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免難金藏神龍初喪母寓葬於都南闕口之北廬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狎本道使盧懷慎上聞勑旌表其門景雲中累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即位追思金藏忠節下制褒美擢拜右驍衛將軍乃令史官編次其事開元二十年又特封代國公仍於東岳等諸碑鐫勒其名竟以壽終贈兵部尚書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七上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七下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忠義下

庾敬休　辛讜

李憕太原文水人父希倩中宗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憕早聰敏以明經舉開元初爲咸陽尉時張説自紫微令燕國公出爲相州刺史河北按察使有洺州劉行善相人説問寮寀後誰貴達行乃稱憕及臨河尉鄭巖説乃以女妻巖妹壻陰行眞女妻於憕及説爲并州長史太平軍大使引憕常在幕下九年入爲相憕又爲長安尉屬宇文融爲御史括田戸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廙業宇文順于儒卿李宙及憕爲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並遷監察御史憕驟歷兵吏部郎中給事中憕有吏幹明於几案甚有當官之稱二十八年爲河南少尹時蕭炅爲尹依倚權貴涖事多不法憕以公直正之人用繫賴又道士孫甑生以左道求進託以修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憕必挫之炅及甑生患之而構於朝廷天寶初出爲清河太守十一載累轉河南太守本道採訪謁於行在所改尚書右丞京兆尹十四載轉光禄卿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其載十一月安禄山反於范陽

人心震懼玄宗遣安西節度封常清兼御史大夫爲將召募於東京以禦之憕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弈河南尹達奚珣繕輯將士完繕城郭遏其侵逼遷憕禮部尚書依前留守自逆徒發范陽至渡河令嚴覘候計絶及渡河陷陳留滎陽二郡殺張介然崔無詖數日間已至都城下祿山所統皆蕃漢精兵訓練已久常清之衆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戰及兵交之後被鐵騎唐突飛矢如雨皆魂慴色沮望賊奔散憕謂弈曰吾曹荷國重寄誓無避死雖力不敵其若官守何弈亦便許願守本司於宅憕居留守宅弈獨居臺中及常清西奔祿山領其衆椎鼓大呼以入都城殺掠數千人箭及宮闕然後住居於閑廄中令擒憕及弈判官蔣清等三人害之以威於衆祿山傳憕弈清三人之首以徇河北信宿至平原太守顏眞卿斬其使浴其首殮以木函祭而瘞之以聞玄宗贈憕司徒仍與一子五品官弈武部尚書崔無詖工部尚書各與一子官蔣清文部郎中憕豐於産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脩竹茂樹自城及闕口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

地僻鄭巖天寶中仕至絳郡太守入爲少府監田產亞於憕憕有子十餘人二子爲僧與憕同遇害二子彭源存焉源時年八歲爲賊所俘轉徙流離凡七八年及史朝義走河北洛陽故吏有義源者贖之於民家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參軍轉司農寺主簿以父死禍難無心祿仕誓不娶妻不食酒肉洛陽之北惠林寺憕之舊墅也源乃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齋戒人未嘗見其所習先穴地爲墓預爲終制時時偃仰於穴中長慶三年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之曰處士李源即故禮部尚書東都留守贈司徒忠烈公李憕之少子天與忠孝嗣茲貞烈以父死國難哀纏終身自司農寺主簿絕心祿仕垂五十年暨于衰暮多依惠林佛寺本憕之墅也寺之正殿即憕之寢室源過殿必趨未嘗登踐隨僧一食已五十年其端心執孝無有不至抱此貞節弃於清朝臣竊爲陛下惜之詔曰禮著死綏傳稱握節捐生守位取重人倫爲義甚明其風或替言念於此慨然興懷而朝之公卿有上言者云天寶之季盜起幽陵振蕩生靈噬吞河洛贈司徒忠烈公

隱處難居首正色受屠兩河聞風再固危壁首立殊節到今稱之其子源有曾閔之行可貫于神明有巢由之風可希于太古山林以寄其迹爵祿不入于心泊然無營五十餘載夫褒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可以警澆浮敬老可以厚風俗舉茲四者大儆于時是用擢自衡門立於文陛處以諫職冀聞讜言仍加印紱式示光寵可守左諫議大夫賜緋魚袋仍勑河南尹差官就所居敦諭遣發穆宗尋令中使齎手詔緋袍牙笏絹二百匹往洛陽惠林寺宣賜源受詔對中使苦陳疾甚年高不能趨拜附表謝恩其官告服色絹皆辭不受竟卒於寺彭以一子官累歷州縣令長子宏仕官愈卑生三子景讓景莊景溫自元和後相繼以進士登第景讓大和中爲尚書郎出爲商州刺史開元二年入朝爲中書舍人二年十月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四年入爲禮部侍郎五年選貢士李蔚後至宰相楊知退爲尚書大中朝爲襄州刺史山南道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十一年轉御史大夫景讓有大志事親以孝聞正色立朝言無避

忌爲大夫時宣宗舅鄭光卒詔贈司徒罷朝三日景讓曰國舅雖親朝典有素無容過越乃上言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況皇太后哀切之時理合加等而賜之粟帛隆其第宅自家刑國允謂合宜今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則前例所無縱有亦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禮所以防微大凡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當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朝廷公卿以至庶人據開元禮外祖父母及親舅喪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即服齊縗周年所以疎其外而密於內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強盛故西漢有呂氏之侈幾滅劉氏國朝有則天之簒殆革唐命豈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設使陛下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禮無僭使四方見陛下欽明之德青史傳陛下制度之文垂之百王播之芳烈臣愚不肖謬竊恩私實賴陛下處於堯舜之上羲軒之列所以甘心鼎鑊伏進危言優詔報之乃罷兩日景讓復爲

吏部尚書卒謚曰孝景温登第後踐歷臺閣咸通中自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景莊亦至達官

張介然者蒲州猗氏人也本名六朗謹慎善籌算爲郡守在河隴及天寶中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相次爲節將並委以營田支度等使進位衛尉卿仍兼行軍司馬使如故及加銀青光禄大夫帶上柱國因入奏稱旨特加賜賚介然乘間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於帝城鄉里不知臣貴臣河東人也請列戟於故鄉玄宗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佇當别賜介然拜謝而出仍賜絹五百匹令宴集閭里以寵異之本鄉列戟自介然始也哥舒翰追在西京薦爲少府監安禄山將犯河洛以介然爲河南防禦使令守陳留陳留水陸所湊邑居萬家而素不習戰介然至任數日賊已渡河雖率兵登城無守要害虜騎十萬所過殺戮煙塵亘天彌漫數十里介然之衆聞吹角鼓譟之聲授甲不得氣已奪矣故至覆敗初玄宗以禄山起逆於河南要路懸牓以購其首又諭已殺其子慶宗等禄山入陳留北郭安慶

緒見膀白於祿山祿山於輿中兩手撫膺大哭數聲曰我有何罪已殺我兒便縱凶毒前有陳留兵將降者向萬人行列於路東陷祿山命其牙將殺戮皆盡流血如川乃斬介然於軍門祿山氣乃稍解頓軍於陳留郭下以其將李庭望爲節度鎮之十五載玄宗贈介然工部尚書與一子五品官

崔無詖者京兆長安人也本博陵舊族父從禮中宗韋庶人之舅景龍中衛尉卿時中書令酇國公蕭至忠才位素高甚承恩顧勑亡先女冥婚韋庶人亡弟無詖婚至忠女后爲女家中宗爲兒家供擬甚厚時人爲之語曰皇后嫁女天子娶婦及韋庶人敗至忠女亦死無詖坐累久貶在外開元中爲益州司馬會楊國忠爲新都尉與之歡甚國忠因事引用之累轉陜郡太守少府監滎陽郡太守安祿山率衆南向無詖召募拒之及賊陷陳留後凶威轉盛戈矛鼓角驚駭城邑兩宿及滎陽乘城自墜如雨故無詖及官吏盡爲賊所虜賊以其將武令珣鎮之

盧弈黃門監懷愼之少子也與其兄逸齊名大腹豐下眉目踈朗謹愿寡欲不尚輿馬克已自勵開元中任京兆司録叅軍天寶初爲鄠縣令兵部郎中所歷有聲皆如逸之所治也天寶八載轉給事中十一載爲御史中丞始懷愼及弈並爲中丞父子三繼清節不易時人美之弈留臺東都又分知東都武部選事十四載安禄山犯東都人吏奔散弈在臺獨居爲賊所執與李憕同見害玄宗聞而愍之贈兵部尚書太常議謚博士獨孤及議曰盧弈剛毅朴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陷没于時東京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命而全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羿彀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弈獨正身守位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猶慷慨感憤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栗弈不變其色而北面辭君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讐以死誰懟及以爲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

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昔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食焉不避其難也玄宜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爲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史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克孔悝奕廉察之任切於玄宜之官分命所繫不啻於保姆逆黨兵威甚于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身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身歷官一十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請謚曰貞烈從之

蔣清者故吏部侍郎欽緒之子舉明經調補太子校書郎鞏縣丞盧奕留之憲府清與諸兄溢演沅知名于時奕之被害清亦死焉

顔杲卿琅琊臨沂人世仕江左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修文館學士亡入周始家關內遂爲長安人焉曾伯祖師古貞觀中秘書監自有傳曾祖勤禮崇文館學士祖甫曹王侍讀父元孫垂拱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劉奇牓其詞策文現俊拔多士聳觀歷官長安尉太子舍人亳州刺史卒杲卿以蔭受官性剛直有吏幹開元中爲魏州録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天寶十四載攝常山太守時安祿山爲河北河東採訪使常山在其部內其年十一月祿山舉范陽之兵詣闕十二月十二日陷東都杲卿忠誠感發懼賊遂寇潼關即危宗社時從弟眞卿爲平原太守初聞祿山逆謀陰養死士招懷豪右爲拒賊之計至是遣使告杲卿相與起義兵犄角斷賊歸路以紓西寇之勢杲卿乃與長史袁履謙前眞定令賈深前內丘丞張通幽等謀開土門以背之時祿山遣蔣欽湊高邈率衆五千守土門杲卿欲誅欽湊開土門之路時欽湊軍隸常山郡屬欽湊遣高邈往幽州未還杲卿遣吏召欽湊至郡計事是月二十二日夜欽湊至舍之於傳

舍會飲既醉令袁履謙與叅軍馮虔縣尉李栖默手力翟萬德等殺
欽湊中夜履謙與欽湊首見杲卿相與垂泣喜事交濟也是夜槀城
尉崔安石報高邈還至蒲城即令馮虔翟萬德與安石往圖之詰朝
高邈之騎從數人至槀城驛安石皆殺之俄而邈至安石紿之曰太
守備酒樂於傳舍邈方據廳下馬馮虔等擒而縶之是日賊將何千
年自東都來趙郡馮虔萬德伏兵於醴泉驛千年至又擒之即日縛
二賊將還郡杲卿遣子安平尉泉明及賈深張通幽翟萬德函欽湊
之首械二賊送於京師至太原節度使王承業留泉明賈深等寢杲
卿之表承業自上表獻之以爲己功玄宗不之知擢拜承業大將軍
牙官獲賞者百數玄宗尋知杲卿之功乃加衛尉卿兼御史大夫以
袁履謙爲常山太守杲卿爲司馬杲卿既斬賊將收兵練卒乃檄告
河北郡縣言朝廷以榮王爲河北兵馬大元帥哥舒翰爲副統衆三
十萬即出土門郡縣聞之皆殺賊守將遠近響應時十五郡皆爲國
家所守時安禄山遣使傳李憕盧奕之首徇河北至平原真卿殺賊

使收藏憕等首清池尉賈載亦斬僞署景城守劉玄道傳首於平原饒陽郡守盧全誠亦據郡舉兵會于真卿時常山平原二郡兵威大振禄山方自率衆而西已至陝號聞河北有變而還乃命史思明蔡希德率衆渡河十五年正月思明攻常山郡城中兵少衆寡不敵禦備皆竭其月八日城陷杲卿履謙爲賊所執送於東都思明既陷常山遂攻諸郡鄴廣平鉅鹿趙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復爲賊守禄山見杲卿面責之曰汝昨自范陽戶曹我奏爲判官遂得光禄太常二丞便用汝攝常山太守負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而報曰我世爲唐臣常守忠義縱受汝奏署復合從汝反乎且汝本營州一牧羊羯奴耳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汝何事而汝反耶禄山怒甚令縛於中橋南頭從西第二柱節解之比至氣絶大罵不息是日杲卿幼子誕姪詡及袁履謙皆被先截手足何千年弟在傍含血噴其面因加割臠路人見之流涕其年二月李光弼郭子儀之師自土門東下復收常山郡杲卿履謙等妻女數百人繫之獄中光弼破械

出之令行喪服給遣周厚至德二年冬廣平王收復兩京史思明以河朔歸國時真卿爲蒲州刺州乃令泉明於河北求訪血屬杲卿妹先適故榆次令張景儋妹女流落賊中泉明一女亦落賊中俱索贖錢三萬泉明悉索所齎贖姑女而還比復納贖已女遂失而袁履謙已下父之將吏妻子奴隷等三百餘人轉徙賊中窮窘無告泉明悉以歸蒲州眞卿贍給久之隨其所詣而資送之泉明求其父屍於東都得其行刑者言杲卿被害時先斷一足與履謙同坎瘞之及發瘞得屍果無一足即日與履謙之屍各爲一柩扶護還長安初履謙妻疑夫柩殮衣儉薄發棺視之一與杲卿等履謙妻號踊感歎待之如父泉明之志行仁義如此乾元元年五月詔曰故衞尉卿兼御史中丞恒州刺史顔杲卿任彼專城志梟狂虜艱難之際忠義在心憤羣凶而慷慨臨大節而奮發遂擒元惡成此茂勲屬胡虜憑陵流毒方熾孤城力屈見陷寇讐身殁名存實彰忠烈夫仁者有勇驗之於臨難臣之報國義存於捐軀嘉其死節之誠未備飾終之禮可贈太子

太保

薛愿河東汾陰人父縚禮部郎中兄崇一尚惠宣太子女宜君縣主女弟爲廢太子瑛妃愿坐宮廢貶官祿山之亂南陽節度使魯炅奏用愿爲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賊已陷陳留滎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副使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素兵卒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無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銳卒併攻爲木驢木鵝雲梯衝棚四面雲合鼓譟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皆竭賊夜半乘梯而入愿堅俱被執送於東都將支解之或說祿山曰薛愿龐堅義士也人各爲其主屠之不祥乃繫於洛水之濱屬苦寒一夕凍死堅武德功臣玉之玄孫初娶邠王守禮女建寧縣主魯炅奏爲潁州郡長史兼防禦副使

張巡蒲州河東人兄曉開元中監察御史兄弟皆以文行知名巡聰悟有才幹舉進士三以書判拔萃入等天寶中調授清河令有能名

重義尚氣節人以危窘告者必傾財以恤之祿山之亂巡爲眞源令說譙郡太守令完城募市人爲拒賊之勢時吳王祗爲靈昌太守奉詔糾率河南諸郡練兵以拒逆黨濟南太守李隨副之巡與單父尉賈賁各召募豪傑同爲義舉時雍丘令令狐潮欲以其城降賊民吏百餘人不從命潮皆反接仆之于地將斬之會賊來攻城潮遽出鬬而反接者自觧其縛閉城門拒潮召賁賁與巡引衆入雍丘殺潮妻子嬰城守備吳王祗承制授賁監察御史數日賊來攻城賁出鬬而死巡乃合賁之衆城守令狐潮引賊將李廷望攻圍累月賊傷夷太半祿山乃於雍丘北置杞州築城壘以絶餉路自是內外隔絶又相持累月賊鋒轉熾城中益困時許遠爲睢陽守與城父令姚誾同守睢陽城賊攻之不下初祿山陷河洛許叔冀守靈昌薛愿守頴川許遠守睢陽皆城孤無援愿守一年而城陷叔冀一年而自拔獨睢陽堅守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巡以雍丘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守乃列卒結陣詐降至德二年正月也玄宗聞而壯之授巡主

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尹子奇攻圍既久城中粮盡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請公爲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乃括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遣帳下之士南霽雲夜縋出城求援於進明進明日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泣告之曰本州強寇凌逼重圍半年食盡兵窮計無從出初圍城之日城中數萬口今婦人老幼相食殆盡張中丞殺愛妾以啖軍人今見存之數不過數千城中之人分當餌賊但睢陽既拔即及臨淮皮毛相依理須援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匍匐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言發響應何得宴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爲豈宜如此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霽雲自臨淮還睢陽繩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

巡與姚誾南霽雲許遠皆爲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每與賊戰大呼誓師皆裂血流齒牙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戍遏強寇保守孤城臣雖爲鬼誓與賊爲厲以荅明恩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爲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禮之左右曰此人守義必不爲我用素得士心不可久留是日與姚誾霽雲同被害唯許遠執送洛陽

姚誾者陝州平陸人故相梁國公崇之姪孫父弇開元初歷處州刺史誾性豪蕩好飲誰善絲竹歷壽安尉城父令與張巡素相親善以守睢陽之功至德二年春加檢校尚書侍郎賈賁者故閬州刺史璿之子也

許遠者杭州鹽官人也世仕江右曾祖高陽公敬宗龍朔中宰相自有傳遠清幹初從軍河西爲磧西支度判官章仇兼瓊鎮劍南又辟

爲從事慕其門歆以子妻之遠辭兼瓊怒積他事中傷貶爲高要尉後遇赦得還祿山之亂不次拔將帥或薦遠素練戎事玄宗召見拜睢陽太守累加侍御史本州防禦使及賊將尹子奇攻圍遠與張巡姚誾嬰城拒守經年外救不至兵粮俱盡而城陷尹子奇執送洛陽與哥舒翰程千里俱囚之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嚴莊皆害之初賀蘭進明與房琯素不相叶及琯爲宰相進明時爲御史大夫琯奏用進明爲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嗣虢王巨復用靈昌太守許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挫進明虢王巨受代之時盡將部曲而行所留者揀退羸兵數千人劣馬數百匹不堪扞賊叔冀恃部下精銳又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敵不受進明節制故南霽雲之乞師進明不敢分兵懼叔冀見襲兩相觀望坐視危亡致河南郡邑爲墟由執政之乖經制也

程千里京兆人身長七尺骨相魁岸有勇力本磧西募人累以戎勳官至安西副都護天寶十一載授御史中丞十二載兼北庭都護充

安西北庭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先率衆内附隸朔方軍玄宗賜姓名曰李獻忠李林甫遥領朔方節度用獻忠爲副將後有詔移獻忠部落隸幽州獻忠素與禄山有隙懼不奉詔乃叛歸磧北數爲邊患玄宗憤之命千里將兵討之十二載十一月千里兵至磧西以書喻葛禄令其相應獻忠勢窮歸葛禄部葛禄縛獻忠并其妻子及帳下數千人送之千里飛表獻捷天子壯之十三載三月千里獻俘於勤政樓斬之於朱雀街以功授右金吾衛大將軍同正仍留佐羽林軍上下禄山之亂詔千里於河東召募充河東節度副使雲中太守十五載正月遷上黨郡長史特進攝御史中丞以兵守上黨賊來攻城屢爲千里所敗以功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至德二年九月賊將蔡希德圍城數以輕騎挑戰千里恃其驍果開懸門率百騎欲生擒希德勁騎摶之垂將擒而希德救兵至千里斂騎而退橋壞墜坑反爲希德所執仰首告諸騎曰非吾戰之過此天也爲我報諸將士乍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人聞之泣下晝夜嚴兵城

守賊竟不能拔東都安慶緒捨之偽署特進囚之客省及慶緒敗走爲嚴莊所害其年十二月上御丹鳳樓大赦節文曰忠臣事君有死無貳烈士徇義雖歿如存其李憕盧奕袁履謙張巡許遠張介然蔣清龐堅等即與追贈訪其子孫厚其官爵家口深加優卹自是赦恩無不該於節義而程千里終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

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戍兵入赴難河隴郡邑皆爲吐蕃所拔唯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說終不之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並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庭聞之贈工部尚書

邵真者恒州節度使李寶臣之判官也累加檢校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專掌文翰寶臣深所信任寶臣死其子惟岳擅領父衆李正已田悅遣人說惟岳同叛真泣諫曰先公位兼將相受國厚恩大夫縗絰之中遽欲違命同鄰道之惡違先公之志必不可也田悅與我密邇絕之又恐速禍正已稍遠絕之易耳但令悅使還報請徐思其宜

執正巳使于京師因請致討朝廷必嘉大夫之忠而旌節可得惟岳然之令眞草奏將發孔目吏胡震謂惟岳曰此事非細請與將吏會議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親好二十餘年一朝背之恐生事令執其來使送於京師大善脫未為朝廷所信正巳兵強忽來襲城孤軍無援何以敵之不若仍舊勿絶徐觀其變惟岳又從之眞又勸惟岳遣其弟惟簡入朝仍遣軍吏薛廣嗣詣河東節度馬燧軍求保薦屯兵東鹿田悅聞其謀遣人謂惟岳曰邵眞惑亂軍政必速殺之不然吾且討其罪矣惟岳懼遂殺眞 朝廷聞而嘉之贈戸 部 尚書

符璘者田悅之將初馬燧李抱眞李芃等破田悅於洹水燧等進屯魏州時悅與李納會於濮陽因請助兵納分麾下數千人隨之至是納為河南諸軍所逼自濮陽奔歸濮州徵兵於悅悅遣璘將三百騎護送之納兵既歸遂悉其衆降於燧遷璘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義陽郡王實封一百戸璘父令奇初為悅部將至是因璘之出遂

令三子同降於燧悅怒執令奇令奇大呼慢罵之悅族其家贈令奇
戸部尚書
趙曄字雲卿鄧州穰人其先自天水徙焉貞觀中主客員外郎德言
曾孫也父敬先殿中侍御史曄志學善屬文開元中舉進士連擢科
第補太子正字累授大理評事貶北陽尉移雷澤河東二丞河東採
訪使韋陟以曄履操清直頗推敬之表爲賔僚陟罷陳留採訪使郭
納復奏曄爲支使及安祿山陷陳留因沒于賊時有京兆韋氏夫任
畿官以不供賊軍遇害韋被逆賊沒入爲婢江西觀察使韋儇族兄
弟也曄哀其寃抑以錢贖之俾其妻置之別院厚供衣食而曄竟不
面其人明年收復東都曄以家財資給而訪其親屬歸之識者咸重
焉乾元初三司議罪貶晉江尉數年改録事參軍徵拜左補闕未至
福建觀察使李承昭奏爲判官授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試司議
郎兼殿中侍御史入爲膳部比部二員外膳部倉部二郎中秘書少
監曄性孝悌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顏真卿柳

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而曄早檀高名在宦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備至入仕三十年方霑省官身在郎署子嘗徒步官既散曹俸祿單寡衣食不充以至亡歿服名檢者爲之歎息建中四年冬涇原兵叛曄竄于山谷尋以疾終追贈華州刺史子宗儒別有傳

石演芬本西域胡人也以武勇爲朔方邠寧節度兵馬使兼御史大夫李懷光養爲子累至右武鋒都將時懷光軍屯三檀將與朱泚通謀演芬乃使門客郜成義客跡且言懷光無狀請罷其揔統成義至奉天乃反以其言告懷光子璀璀密告其父懷光乃召演芬責之曰以爾爲子柰何欲破我家今死可乎演芬對曰天子以公爲腹心公上負天子安可責演芬且演芬胡人不解異心欲守事一人幸免呼爲賊死常分也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此忠烈士也可令速死乃以刀斷其頸德宗追思義烈贈兵部尚書仍賜錢三百千又捕得郜成義于朔方戮之先是詔懷光鐵券懷光奉詔倨慢左都將張名振

大呼軍門曰太尉見賊不擊天使到不迎固將反耶且安史兩賊僕固懷恩今皆族滅公欲何爲是負忠義之士立功勳耳懷光聞之召謂曰我不反爲賊強盛須蓄銳俟時耳無幾懷光引軍入咸陽名振曰公乃言不反今此來何也何不急攻朱泚收復京城以圖富貴懷光曰名振病狂使左右殺之

張伾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洺田悅攻之伾度兵力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粮儲漸乏救兵未至伾知事不濟無以激士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伾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誓爲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馬燧與太原之師至與衆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伾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在州十餘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詔未至病卒貞元二十一年贈尚書右僕射有子重政軍吏欲立爲郡將重政毋徐氏固拒不從詔曰前昭義軍泗州行營衙前兵

馬使太中大夫試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張重政門有勳力惟推義勇夙聞克家之美常稱撫衆之才近者其父初亡群小扇惑誘以奇計俾執軍麾而重政與其母兄號泣固拒遂全懇願奔告元戎不爲利回成其先志於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軍政乂安行義昭著念茲名節感歎良深宜洽恩榮俾弘激勸禮無避於金革理當由於權奪戎章憲府式示兼崇可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仍委淮南節度使與要職事任使

又詔曰張重政母高平郡夫人徐氏族茂姻閥行表柔明懷正家之美有擇鄰之識頃當變故曾不詭隨保其門宗訓成忠孝雖圖史所載何以加之念其令子已申奬用特彰母儀之德俾崇封國之榮可封魯國太夫人

甄濟字孟成中山無極人家於衛州少孤天寶中隱居衛州青岩山人伏其操行約不敢漁採訪使安祿山表薦之授試大理評事充范陽郡節度掌書記天寶末安祿山有異志謀以智免衛縣令齊玘誠

信可托乃求使至衞具以誠告弟憕密求羊血以爲備至夜僞嘔血疾不能支遂舁歸及祿山反使僞節度使蔡希德領行戮者李掞等二人封刀來召察濟詐不起即就戮之濟以左手書云去不得李掞持刀而前濟引首以待希德歔欷嗟歎之曰李掞退以實病報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至縣強舁至東都安國觀經月餘代宗收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乃送上都肅宗館之於三司使令授僞命官瞻望以媿其心授秘書郎轉太子舍人寶應初拜刑部員外郎少遊奏授著作郎兼侍御史終於襄州元和中襄州節度使袁滋奏其節行詔曰符風樹節謂之立名殁加褒贈所以誘善故朝散大夫秘書省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濟早以文雅見稱於時嘗因辟召亦佐戎府而能保堅貞之正性不履危機覩逆亂之潛萌不從脅汚義聲可傳於竹帛顯贈未賁於松楸藩方所陳允叶彝典追加命秩以奬忠魂可贈秘書少監

劉敦儒開元朝史官左散騎常侍子玄之孫敦儒母有心疾非日鞭

人不安子弟僕使不勝其苦皆逃遁他處唯敦儒侍養不息體常流血及毋亡居喪毀瘠骨立洛中謂之劉孝子元和中東都留守權德輿具奏其至行詔曰孝子劉敦儒生於儒門禀此至性王祥篤行起孝敬而不移曾參養志積歲年而罔怠用弘勸奬而服官常分曹洛師俾遂私志可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

高沐渤海人父憑從事于宣武軍知曹州事李靈曜作亂憑密遣使奏賊中事狀詔除曹州刺史無何李正巳盜有曹濮憑遂陷于賊數年卒沐貞元中進士及第以家族在鄆李師古置爲判官居數年師道擅襲毋謀不順沐與同列郭昈李公度等必廣引古今成敗諭之前後說師道爲善者凡千言其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皆爲師道信用秉閒相與涕泣於師道前曰文會等血誠憂尚書家事反爲高沐輩所嫉尚書柰何不惜十二州之城成高沐等百代之名乎復日夜讒構繇是漸見疑忌令沐知萊州事林英因奏事至京遣邸吏密報師道云高沐潛有誠款至朝廷矣師道大怒李文會從而構成之

沐遂遇害於遷所而囚郭旴於萊州其血屬皆徙遠地及淮西平師道漸懼李公度與其將李英曇乘其懼也説師道獻三州及入質長子初甚然之中悔將殺公度賈直言聞之謂師道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寃氣所爲又殺公度是益其疾也乃止逐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皆以伏順爲賊所惡李文會呼爲高沐之黨沐遇害承寵等同被囚放郭旴名亞於沐雖不死備嘗困辱矣及劉悟平賊遽召李公度執手歔欷既除滑州節度首辟旴及公度爲從事元和十四年四月詔曰圖難忘死爲臣之峻節顯忠旌善有國之令猷日者妖豎反覆侮我朝章而濮州刺史高沐刼在兗威潛輸忠款諷其不庭之咎將冀革心數其煑海之饒聿求利國伏奏必陳於逆節漏師常破其陰謀竟以盜憎遂死王事殁而不朽風聲凜然式表漏泉之澤且彰勁草之節可贈吏部尚書仍委馬揔訪其遺骸以禮收葬優恤其家若有子孫具名聞奏

賈直言者父道冲以伎術得罪貶之賜酖於路直言僞令其父拜四

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即取其酏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酏洩于足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此病躄後從事於李師道師道不恭朝命直言冒刃說者二輿櫬說者一師道訖不從及劉悟斬師道節制鄭滑得直言於禁錮之間又嘉其所為因奏置幕中後遷於潞亦與之俱行悟纖微乖失直言必盡理箴規以是美譽日聞於朝穆宗以諫議大夫徵之悟拜章乞留復授檢校右庶子兼御史大夫依前充昭義軍行軍司馬悟用其言終身不虧臣節後歷太子賓客元和九年三月卒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

庾敬休字順之其先南陽新野人祖光烈與仲弟光先祿山迫以偽官皆潛伏奔竄光烈為大理少卿光先為吏部侍郎父河當賊泚盜據宮輿季弟倬逃竄山谷河終兵部郎中敬休舉進士以宏詞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從事宣州旋授渭南尉集賢校理遷右拾遺集賢學士歷右補闕稱職轉起居舍人俄遷禮部員外郎入為翰林學士遷禮部郎中罷職歸官又遷兵部郎中知制誥丁憂服闋改工部侍

郎權知吏部選事遷吏部侍郎上將立魯王為太子慎選師傅改工部侍郎兼魯王傅奏劒南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稅茶及除陌錢舊例委度支巡院勾當權稅當司於上都召商人便換太和元年戶部侍郎崔元略與西川節度使商量取其穩便遂奏請茶稅事使司自勾當每年出錢四萬貫送省近年已來不依元奏三道諸色錢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請取江西例於歸州置巡院一所自勾當收管諸色錢物送省所冀免有逋懸欲令巡官李濆專往與德裕遵古商量制置續具奏聞從之又奏兩川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糶兩川闕官職田祿米以救貧人從之再為尚書左丞大和九年三月卒于家敬休姿容溫雅襟抱夷曠不飲酒茹葷不邇聲色著諭善錄七卷贈吏部尚書

辛讜故太原尹雲京之孫壽州刺史晦之猶子也性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進有濟時匡難之志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慆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

陷慆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讜寓居廣陵乃伏劒挐小
艇趨泗口貫城柵入城見慆慆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至握手謝
曰判官李延樞方詁子爲人何遽至耶吾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
師結壘于洪源驛相顧不前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
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
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讜坐中拔劒瞋目謂公弁曰賊百
道攻城慆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更欲何爲不唯有負
國恩丈夫氣義亦宜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南即是寇場公何獨存
耶即欲揮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讜望泗州大哭經日帳下爲之流涕
厚本義其心選用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由水門而
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賊乃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觀察使杜審權
遣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赴援屯蓮塘驛慆欲遣人勞之將吏皆憚
其行讜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令使者無言而還即
賫慆書幣犒其使淮南大將李湘率師五千來援賊詐降敗于淮口

湘與郭厚本皆為賊所執自是無援賊併兵急攻以鐵鎖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寢寐面目生瘡軍儲漸少分食稀粥賴讜犯難伏義求救於淮北諸軍既而馬舉以大軍至賊解圍而去讜無子猶子山僧元老等寄在廣陵每出城則書二姓名謂慆曰志之得嗣為幸慆益感之賊平授讜泗州團練判官侍御史慆遷鄭滑節度讜亦從之為賓佐慆卒乃退歸江東以隱居為事

贊曰獸鮮觸邪草能指佞烈士徇義見危致命國有忠臣亡而復存何以喪邦姦邪受恩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下

[illegible] [illegible]

#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八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 孝友



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夫善於父母必能隱身錫類仁惠逮于胤嗣矣善於兄弟必能因心廣濟德信被于宗族矣推而言之可以移

於君施於有政承上而順下令終而善始雖蠻貊猶行焉雖窘迫猶亨焉自昔立身揚名未有不偕孝友而成者也前代史官所傳孝友傳多錄當時旌表之士人或徽細非衆所聞事出閭里又難詳究今錄衣冠盛德衆所知者以爲稱首至於州縣薦飾者必覆其殊尤可以勸世者亦載之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後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也父孝端隋獲嘉丞初孝端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宦最高孝端方之爲劣鄉族爲之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知本頗涉經史事親至孝與弟知隱甚稱雍睦子孫百餘口財物僮僕纖毫無間隋末盜賊過其閭而不入因相讓曰無犯義門同時避難者五百餘家皆賴而獲免知本貞觀初官至夏津令知隱至伊闕丞知本孫瑱開元中爲給事中楊州刺史知隱孫顯有文詞亦歷給事中太保少卿從祖兄弟凡爲給事者四人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

屢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鄰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爲里正詣縣稱毋疾急求歸縣令問其狀對曰毋嘗有所苦志寛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毋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毋竟如所言令異之慰喻遣去及丁毋憂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手植松柏千餘株高祖聞之遣使就弔授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門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也累代義居兄弟雖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人無私焉大業末天下饑饉君良妻勸其分析乃竊取庭樹上鳥鶵交置諸巢中令羣鳥鬬競舉家怪之其妻曰方今天下大亂爭鬬之秋禽鳥尚不能相容況於人乎君良從之分別後月餘方知其計中夜遂攬妻髮大呼曰此即破家賊耳召諸昆弟哭以告之是夜弃其妻更與諸兄弟同居處情契如初屬盜起閭里依之爲堡者數百家因名爲義成堡武德七年深州別駕楊弘業造其第見有六院唯一飼子弟數十人皆有禮節咨嗟而去貞觀六年詔加旌表又有

宋興貴者雍州萬年人累世同居躬耕致養至興貴已四從矣高祖

聞而嘉之武德二年詔曰人禀五常仁義爲重士有百行孝敬爲先自古哲王經邦致治設教垂範皆尚於斯叔世澆訛人多僞薄修身克己事資誘勸朕恭膺靈命撫臨四海愍兹弊俗方思遷導宋興貴立操雍和志情友穆同居合爨累代積年務本力農崇謙履順弘長名教敦勵風俗宜加褒顯以勸將來可表其門閭蠲免課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興貴尋卒

鄆州壽張人張公藝九代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慰撫旌表焉隋開皇中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勑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親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王君操萊州即墨人也其父隋大業中與鄉人李君則鬬競因被毆殺君操時年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弃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自以世代遷革不慮國刑又見君操孤微謂其無復讎之志遂詣州府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刳腹取其心肝咀

食立盡詔刺史具自陳告州司以其擅殺繫問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典禮父讎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懼亡滅不展冤情今大恥既雪甘從刑憲州司據法處死列上其狀太宗特詔原免

周智壽者雍州同官人其父永徽初被族人安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乃候安吉於途擊殺之兄弟相率歸罪於縣爭爲謀首官司經數年不能決鄉人或證智爽先謀竟伏誅臨刑神色自若顧謂市人曰父讎已報死亦何恨智壽頓絶衢路流血徧體又收智爽屍舐取智爽血食之皆盡見者莫不傷焉

豫州人許坦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爲猛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中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帛五十段

博州聊城人王少玄者父隋末於郡西爲亂兵所害少玄遺腹生年十餘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屍以葬時白骨蔽野無

由可辯或曰以子血霑父骨即滲入焉少玄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骸以葬盡體病瘡歷年方愈貞觀中本州聞薦拜徐王府參軍

趙弘智洛州新安人後魏車騎大將軍肅孫父玄軌隋陝州刺史弘智早喪母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史記漢書隋大業中　爲司隸從事武德初太禮卿郎楚之應詔舉之授詹事府主簿又預修六代史初與秘書丞令狐德棻齊王文學袁朗等十數人同修藝文類聚轉太子舍人貞觀中累遷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以疾出爲萊州刺史弘智事兄弘安同於事父所得俸祿皆送于兄處及兄亡哀毀過禮事寡嫂甚謹撫孤姪以慈愛稱稍遷太子右庶子及宮廢坐除名尋起爲光州刺史永徽初累轉陳王師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太學儒者並預講筵弘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學士等難問相繼弘智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習觀然孝之爲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

姓刑于四海是知孝道之爲大也顧謂弘智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顓愚願以此言奏獻帝甚悅賜綵絹二百匹名馬一疋尋遷國子祭酒仍爲崇賢館學士四年卒年八十二謚曰宣有文集二十卷

陳集原隴州開陽人也代爲嶺表酋長父龍樹欽州刺史集原幼有孝行父纔有疾即終日不食永徽中喪父嘔血數升枕服苫廬悲感行路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十餘人並以讓兄弟則天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

元讓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親藥膳承侍致養不出閭里者數十餘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永淳元年巡察使奏讓孝悌殊異擢拜太子右內率府長史後以歲滿還鄉里鄉人有所爭訟不詣州縣皆就讓決焉聖曆中中宗居春宮召拜太子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

以孝道輔弼我兒尋卒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也曾祖子通隋開皇中大中大夫毋終廬於墓側哭泣無節目遂喪明俄有白烏巢於墳樹子通弟兄八人復以友悌著名詔旌表其門鄉人至今稱爲義門裴氏敬彝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又端謹宗族咸重之號爲甘露頂年十四侍御史唐臨爲河北巡察使敬彝父智周時爲內黃令爲部人所訟敬彝詣臨論其寃臨大奇之因令作詞賦智周事得釋特表薦敬彝備陳王府典籤智周在官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即輒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得無感乎遂請急還倍道言歸果聞父喪羸毀逾禮事毋復以孝聞乾封初累轉監察御史時毋病有醫人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彝每肩輿之以候毋焉及毋卒特詔贈以縑帛仍官造靈轝服闋拜著作郎兼修國史儀鳳中自中書舍人歷吏部侍郎左庶子則天臨朝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尋卒

裴守眞絳州稷山人也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也父眘大業中爲淮南郡司戶屬郡人楊琳田瓚擾郡作亂盡殺官吏以眘素有仁政相誡不許驚害仍令人護送眘及妻子還鄉貞觀中官至鄠令守眞早孤事母至孝及母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復事寡姊及兄甚謹閨門禮則士友所推初舉進士及應八科舉累轉乾封郡屬永淳初關中大饑守眞盡以祿俸供姊及諸甥身及妻子麤糲不充初無倦色尋授太常博士守眞尤善禮儀之學當時以爲稱職高宗時封嵩山詔禮官議射牲之事守眞奏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唯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牲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據封禪祀禮曰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鸞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鸞駕至時宰牲總畢天皇唯奠玉酌獻而已今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又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守眞又議曰竊唯二舞肇興詎吟攸屬贊九功

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
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況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垂
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舞別申嚴敬
臣等詳議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時並從守眞議會高宗不豫事
竟不行及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眞與同時博士韋叔夏輔鮑素
等討論舊事創爲之當時稱爲得禮之中守眞天授中爲司府丞則
天特令推究詔獄務存平恕前後奏免數十家由是不合旨出爲汴
州司錄累轉成州刺史爲政不務威刑甚爲人吏所愛俄轉寧州刺
史成州人送出境者數千人長安中卒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舉明經
累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
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子餘與朝隱行諶優劣崇業曰譬如春
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時涇岐二州有隋代
蕃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悉沒爲官戶奴婢仍充賜口以
給貴幸子餘以爲官戶承恩始爲蕃戶又是子孫不可抑之爲賤奏

劾其事時儇溫依附宗楚客等與子餘廷對曲直子餘詞色不撓儇
溫等詞屈從子餘奏爲定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政存寛惠人吏稱
之又爲岐王府長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十四年卒謚曰孝子餘居官
清儉友愛諸兄弟兄弟六人皆有志行次弟巨卿衛尉卿耀卿別有
傳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也舉進士天授中累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
知獨寛平無寃濫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請斷殺之與日知往復
至于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荅曰日知不離
刑曹此囚終無死法因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端明其事神龍初爲
給事中日知事母至孝時母老嘗疾病日知取急調侍數日而鬢髮變白
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號而卒將葬發引吏人賫告身而
至日知於路上即時殞絶久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莫能仰視巡察使
衛州司馬路敬潛將聞其孝悌之跡使求其狀日知辭讓不報服闋
累遷黃門侍郎時安樂公主池館新成中宗親往臨幸從官皆預宴

賦詩曰知獨存規誡其末章曰所願覲思居者逸莫使時稱作者勞論者多之景雲九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知政事如故明年進拜侍中先天元年轉刑部尚書罷知政事頻乞骸骨請致仕許之初日知將有陳請而不與妻謀歸家而使左右飭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產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爲遽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非止足之日及歸田園不事產業但葺構池亭多引後進與之談讌開元三年卒初日知以官在權要諸子弟年纔總角皆結婚名族時議以爲失禮之中卒後少子伊衡以妾爲妻費散田宅仍列訟諸兄家風替矣

崔沔京兆長安人周隴州刺史士約玄孫也自博陵徙關中世爲著姓父皚庫部員外郎汝州長史沔淳謹口無二言事親至孝博學有文詞初應制舉對策高第俄被落第者所援則天令所司重試沔所對策又工於前爲天下第一由是大知名再轉陸渾主簿秩滿調遷吏部侍郎岑羲深賞重之謂人曰此今之郄詵也特表薦擢爲左補

闕累遷祠部員外郎沔為人舒緩訥於造次當官正色未嘗撓沮睿宗時徵拜中書舍人時沔母老疾在東都沔不忍捨之固請閑官以申侍養由是改為虞部郎中無何檢校御史中丞時監察御史宋宣遠恃盧懷慎之親頗犯法沔舉劾之又姚崇之子光祿少卿彝留司東都頗通賓客廣納賄賂沔又將按驗其事姚盧時在政事遽薦沔有吏才轉為著作郎其實去權也開元七年為太子左庶子母卒哀毀逾禮常於廬前受弔賓客未嘗至於靈座之室謂人曰平生非至親者未嘗升堂入謁豈可以存亡而變其禮也中書令張說數稱薦之服闋拜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為濟理豈可俛默偷安而為懷祿士也自是每有制敕及曹事沔多所異同張說頗不悅焉尋出為魏州刺史奏課第一徵還朝廷分掌吏部十銓事以清直歷秘書監太子賓客二十三年制令禮官議加籩豆之數及服制之紀太常卿韋縚奏請加宗廟之奠每

座籩豆各十二外祖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請加至袒免時又令百官詳議可否沔建議曰竊聞議禮樂之情者能作達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大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汙罇杯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玄罇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則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罇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晋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著家祭禮者也觀其所薦皆晋時常食不服純用

禮經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祀明矣是 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勑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曷 增慶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無有漏落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羹古食也盛於㽅㽅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御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可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

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令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文由望稍須廣大者竊據禮文有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令制何所依準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又按太常奏狀外祖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請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請加至袒免者竊聞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摠一之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毋以厭降豈亡愛敬宜存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服皆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往修新禮時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元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或斯見天人之際可

不試哉開元初補闕盧履氷嘗進狀論喪服輕重勅令僉議于時羣議紛挐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明特降別勅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史圖異議竊所未詳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楊伯成禮部員外郎楊冲昌監門兵曹劉秩等亦建議與沔相符儀又令中書門下參詳爲定於是宗廟之典籩豆每座各加至六親姨舅爲小功舅母加緦麻堂姨至袒免餘依舊定乃下制施行焉沔旣善禮經朝廷每有疑議皆取決焉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

陸南金蘇州吳郡人也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傳兼通史記漢書隋末爲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著作郎時王世充將行篡奪侗不平之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遂無烈者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宿心請因其啓事便加手刃事頗洩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爲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卒南金初爲奉禮郎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罪流嶺表逃歸東都時南金以母

喪在家崇道事急假稱弔賓造南金言其情南金哀而納焉崇道俄爲讐人所發詔使侍御史王旭按其事遂捕獲崇道連引南金旭遂繩以重法南金弟趙璧詣旭自言藏崇道請代兄死南金固稱弟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讓死旭怪而問其故趙璧曰兄是長嫡又能幹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遂列上狀上嘉其友義並特宥之南金由是大知名南金頗涉經史言行修謹左丞相張說及宗人太子少保象先皆欽重之累轉庫部員外郎以疾固辭不堪繁劇轉爲太子洗馬卒年五十餘

張琇者蒲州解人也父審素爲嶲州都督在邊累載俄有糾其軍中贓罪勑監察御史楊汪馳傳就軍按之汪在路爲審素黨與所劫對汪殺告事者脅汪令奏雪審素之罪俄而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因深按審素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琇與兄瑝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累年隱匿汪後累轉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年瑝琇候萬頃於都城挺刃殺之瑝雖

年長其發謀及手刃皆琇爲之既殺萬頃繫表於斧刃自言報讐之狀便逃奔將就江外殺與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汜水爲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讐多言其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其國法不可縱報讐上以爲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讐雖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人成復讐之志赦之虧律格之條然道路諠議故須告示乃下勑曰張瑝等兄弟同殺推問欵承律有正條俱各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諠詞矜其爲父復讐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在經久盖以濟人期於止殺各申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夫展轉相繼相殺何限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決殺瑝琇既死士庶咸傷愍之爲作哀誄牓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所造義井并葬瑝琇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塚數所其爲時人所傷如此

梁文貞虢州閿鄉人少從征役比廻而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獲終養

乃穿壙爲門礎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結廬墓側未嘗暫離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畫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文貞墓前由是行旅見之遠近莫不欽歎有甘露降塋前樹白兔馴擾鄉人以爲孝感所致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刊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持學絕倫泣血廬墓三十餘年請宣付史官是歲御史大夫崔隱甫廷奏恒州鹿泉人李處恭張義貞兩家祖父自國初巳來異姓同居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呂元簡四代同居至所畜牛馬羊狗皆異母共乳請加旌表仍編入史館

制皆許之

崔行左丞倫之子繼母李氏不慈於行行時爲富平尉倫使于吐蕃久方歸李氏衣弊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自倫使于蕃中行不給衣食倫大怒召行責訴命僕隷拉于地袒其背將鞭之行涕泣終不自陳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蔽行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行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忍乃言行不給衣食倫怒乃觧由是倫遂

不聽李氏之譖及倫卒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子邰每多取子母錢使其主以契書徵負于衍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後歷蘇虢二州刺史虢居陝華二州之間而税重數倍其青苗錢華陜之郊畝出十有八而虢之郊每徵 十之七衍乃上其事時裴延齡領度支方務聚歛乃紿衍以前後刺史無言者衍又上陳人困曰臣所治多是山田且當郵傳衝要屬歲不虢頗甚流離舊額賦租特望蠲減臣伏見比來諸郡論百姓間事患在長吏因循不爲申請不詣實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譴者未有言而獲罪者陛下擢臣牧大郡委臣撫疲民臣所以不敢顧望苟求自安敢罄狂瞽上干聖覽帝以衍詞理切直乃特勅度支令減虢州青苗錢遷宣歙池觀察使政務簡便人頗懷之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位者待賓僚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貞元中天下好進奉以結主恩徵求聚歛州郡耗竭韋皐劉贊裴肅爲之首贊死而衍代其位衍雖不能驟革其弊居宣州十年頗勤儉府庫盈溢

及穆贊代衍宣州歲饉遂以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稅故宣州人不至流散貞元二十一年詔加工部尚書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祖裒父緒皆不仕公著生三歲喪所親七歲見鄰母抱其子哀感不食因請於父絶粒奉道異其幽贊父憫而從之年十七父勉令就學年二十一五經及第明年又通開元禮授集賢校書郎秩未終歸侍鄉里不應請辟居父喪躬負土成墳哀毀之容人爲憂之里閭聞風皆敦孝悌觀察使薛華表其行詔賜粟帛旌其門閭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慕其才行薦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殿校理吉甫自淮南入相　廷薦其行即日授右補闕遷集賢直學士尋授水部員外郎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著皇太子及諸王訓十卷轉駕部員外仍兼舊職穆宗即位未及聽政召居禁中詢訪朝典以宰相許之公著陳情詞意極切超授給事中賜紫金魚袋未幾遷工部侍郎仍兼集賢殿學士寵青宮之舊也知吏部選事公著知將欲大用以疾辭退因求外官遂授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二年授河

南尹皆以清靜爲理改尚書右丞轉兵部吏部侍郎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上以浙西灾寇詢求良帥命檢校戶部尚書領之詔賜米七萬碩以賑給浙民賴之改授太常卿以疾請歸鄉里未至而終年六十四贈右僕射廢朝一日著禮志十卷公著清儉守道每得一官未嘗不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聲樂之好凶問至日中外痛惜之

羅讓字景宣祖懷操父珦官至京兆尹讓少以文學知名舉進士應詔對策高等爲咸陽尉丁父憂服闋除尚麻茹菜不從四方之辟者十餘年李鄘爲淮南節度使就其所居請爲從事除監察御史轉殿中歷尚書郎給事中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曰本某等家人兄姊九人皆爲官所賣其留者唯老母耳讓慘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母入爲散騎常侍未幾除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年七十一卒贈禮部尚書子劭京字子峻進士擢第又登科讓再從弟詠詠子劭權字昭衡進

士擢第劭京劭權知名於時並歷清貫

贊曰麒麟鳳凰飛走之類唯孝與悌亦爲人瑞表門賜爵勸乃錫類彼禽者梟傷仁害義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八

